李浴日先生逝世紀念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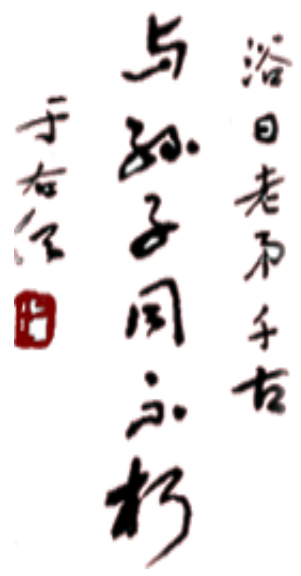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李浴日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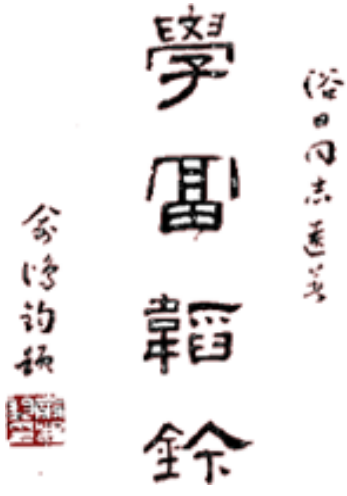
題　詞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陳誠（前副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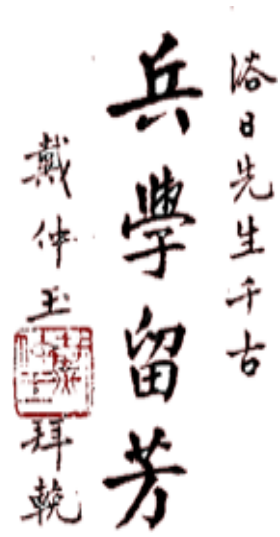


于右任（前監察院院長）



俞鴻鈞（前行政院長）

彭孟緝（前參謀總長）



戴仲玉（前陸軍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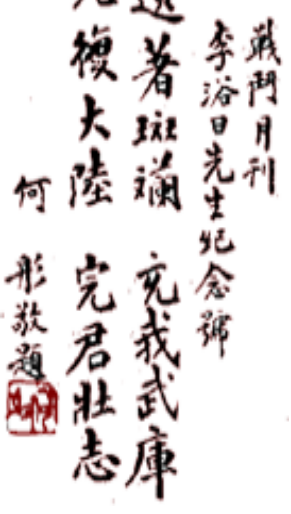
徐培根（前陸軍上將）

馬超俊（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鄭彥棻（前總統府秘長）

劉詠堯（前陸軍上將）

梁寒超（國民黨元老）



何彤（前陸軍中將）

詩　詞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兄千古 弟廖忠國敬輓

「兵學號角」先吹起

「戰鬥精神」正發揚

鷓鴣天——哭李浴日將軍　臧啟芳

幾載同心策反攻，相期會飲抵黃龍，

那知一夕秋風冷，痛使千人淚點紅。

胡未滅，夢成空，料君飲恨永無窮，

他年破虜收京國，重奠英靈大海東。

悼文友李浴日先生　易蘇民

胡為天不假君年？文友仙遊我欲顛！

韜略運籌懷國寶，儒林筆陣仰才賢。

著成萬卷中興策，壯志未酬身已捐！

海峽戰雲密佈日，英雄淚雨雨如泉。

哭浴日兄　弟王廷拔拜輓

溯自論交 十有餘年 忠黨愛國 志節彌堅

鑽研兵學 著作成千 私淑孫子 獨得心傳

夫唱婦隨 共硯同編 待人接物 道義燁然

遽云仙逝 爭悼時賢 永懷故友 此恨綿綿

哭李浴日兄 劉聞祖拜輓

所志期千里　咸稱有數才　未能為世用　真是嘔心來

俊發原難永　催殘盡一哀　了知天上去　再莫入塵埃

謹以此紀念浴日好友 明玕東頓首

李先生是懂得兵學的，

明瞭兵學的，

而且是——生活在兵學的第一人！

浴日學長千古 曾今可

幾番風雨憶同舟，相契苔岑異俗流。

孫子新篇真蓋世，謫仙才氣已橫秋。

論兵方待收華夏，應召驚聞赴玉樓！

天不永年復何語，等身著作足千秋。

輓李社長浴日 戰鬥月刊社同仁

虞卿昔著書，云是遭窮阨 ，斯人具奇才，乃亦同柳塞，

兵機十萬言，盡發此中默， 廟廊胡失致， 卻為玉版碎，

風流雖盡矣，精爽留魂魄， 空堂開遺篋， 一覽動餘威，

玆幸篇墨存，零落得重拾 ，緬懷盍簪好， 永念同人益，

愴然盡一哀，俯仰俱陳跡。

悼李浴日先生

劉玉章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國古代，文武合一，孔聖曾以禮、樂、射、御、書、數設教，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為施政之鵠的，故能養成體用俱備文武兼全之人才，以保國而衛民。

兩晉以來，俗尚清談，日習於重文輕武，學者恥言兵事。主政人物多不懂戰略，以致其所措施不但不能配合軍事，甚至給與軍事上以最大的不利和妨礙。

迨至清末，變法維新，軍事雖有更張，但僅能摹仿東西各國之皮毛末技，對於軍事思想與兵學原理，則仍懸之高閣。在此舉世皆醉之際，李浴日先生獨以文人研習兵事，本 國父革命戰理，焚膏繼晷，勤究古今中外軍事哲學並發為宏論，創辦世界兵學，編著《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抗戰必勝計劃》、與《臺灣必守鐵證》等書，對軍事學術之介紹，及鼓勵士氣、振奮民心、促進反攻大陸，功在黨國。年來參贊金門游擊部隊，主編《戰鬪》月刊，闡揚 總統「無金馬即無臺澎」之指示，義正詞嚴，喚醒自由世界，感動愛國心聲，貢獻殊偉。不意正當此反共抗俄重要關頭，消滅共匪肅清邪說之前夕，遽聞濩逝，吾黨失一代完人`，軍中失一大兵學大師，遙憶姑蘇城外，虎丘東麓，浴日先生銖積寸累所建立之孫聖紀念碑，方為狐鼠所噬，不禁悲憤而倍悼之也。

李浴日與中國學兵

鄧文儀

（前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一、中國兵學與歷史教訓

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正在長期的內憂患中考驗，六十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更是不斷在革命戰爭中進展，國家興亡，民族盛衰，革命成敗，都決於國內戰事與國際戰事的勝敗，而戰爭勝敗的關鍵，卻繫於中國兵學。

民國以前的革命戰鬪，曾經過十次的失敗，但終於在武昌起義，辛亥革命一役獲得最大勝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民國十三年以後的革命戰爭，由東征北伐到安內攘外——剿匪抗日，曾經百戰，勝敗互見，但終得到抗日戰事的最大勝利，這是中國兵學最發達的結果，也是中國革命戰事無限光輝的紀錄。

中國三十年來的反共抗俄戰爭，自民國十六年清黨反共到民國三十九年大陸淪陷，以至最近的反共抗俄，不論清黨反共及剿匪戡亂，都曾在戰場上得到最大的勝利，如民國十六年的清黨運動，曾在看不見的戰事中，驅逐實際幾已控制中國的第三國際代表團與俄國顧問，消滅超過十萬的中國共產黨與其裹脅十倍以上的農工武裝暴動的組織和群眾；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長江流域與西北各省的清剿共匪戰爭，曾消滅號稱百萬的共黨匪軍，民國二十九年在安徽南部解散新四軍，曾將數萬共匪軍隊及十數萬被裹脅群眾全部俘虜與解散，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接受日軍的投降，及三十六年進攻共匪巢穴，佔領陝北延安，掃蕩山東

共匪戰事都得了最大的勝利，這是中國兵學發揚，在國內與國際戰爭中應用的結果。為什麼後來卻在東北之戰、華北之戰、徐蚌之戰、長江之戰以及保衛華中、華南與西南之戰，都節節失敗，乃致大陸全部淪陷呢？這是歷史上最悲慘最嚴重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切檢討。

我們平心靜氣的檢討，認為長期革命戰事勝利之後，遭遇空前慘敗的原因，雖甚複雜，主要的是由於國際力量的干涉、限制；其次則是黨政經濟的殘破、失敗；第三則為人心士氣的消沉、渙散；而最重要的乃是在軍事本身，一般中上級的將領在長期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缺乏學術上的素養，對兵學沒有進步的研究，因而遭致失敗。

我國對於兵學的研究，本來極為重視，我國古代兵學的高深完備，即為世界各國所公認，近代兵學由於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總統蔣中正先生的研究淵博，戰鬪實踐，發揚光大，實已把中外古今的兵學，綜合整理，徹底應用，而成為現代最完美的兵學。他們不僅有很多新戰理新戰術的創造發明，而且已把他們研究成一套戰術的成果，發展為革命戰術，並使兵學與哲學科學融會貫通，成為一種中國救亡圖存，復國建國的兵學，而且造成了世界人類繼絕世興廢國的一種軍事學理。

過去五十多年的革命戰爭，多次的勝利，固是革命戰術與兵學運用的結果，而其所以累次功敗垂成，卻是由於一般革命黨人與革命軍人，未能接受 國父孫先生與 總統蔣先生一生領導革命，帶兵興學，注重軍事學術的精神與訓示，因此對於兵學多是一知半解，對於戰術思想，更是模糊；所以每在戰爭勝利之際，

一遇危險關頭，就不免中心無主，投機取巧，其更壞者，乃不免爭功諉過，怯戰畏敵，以致有此慘痛的失敗，那是多麼使人心痛呢？

自由中國撤退到台灣之後，我們檢討過去戡亂戰事失敗的教訓，今後要反攻復國必須實行「生聚教訓」，並從加深研究兵學，普及革命實踐的軍事訓練做起，特別注意陸海空勤及黨政軍民聯合作戰的兵學研究。事實上由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大學指揮參謀學校以及陸海空勤各級軍事學校的設立，兵學的研究與發展，真是一日千里，三軍中充滿了戰鬪、學習、勞働的精神。兵學的發達已造成了近百年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記錄。這是今後反共抗俄及反攻復國一定得到勝利的堅實的保證。

二、李浴日與中國兵學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黃埔建軍之始，曾經說過：「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並以其講演之《軍人精神教育》為中國新兵學的綱領，後來 蔣先生又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編印《胡林翼軍政語錄》；提倡研究《孫子》十三篇及戚繼光《練兵實錄》，更以其講述的《科學的學庸》，力行哲學配合著戴季陶先生著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做為國民革命軍研究兵學同時研究科學與哲學的張本，從此使得中國兵學建立了一新的體系。

正在中國兵學新體系建立之際，中國學術界也有不少人參加兵學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李浴日先生，他在十五年前，以其研究所得著成《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以現代兵學眼觀闡釋中國古代之兵學，風行一時；接著發起「世界兵學社」的組織，創辦《世界兵學》雜誌，使中國兵學與世界兵學連繫貫通，做綜

合之研究；其後更編著《中山戰爭論》，最近增補改編為《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將 國父依據中國歷史的戰爭理論，由研究到實踐的博大精深的結論，整編成一完整的中國兵學的理論體系，同時除鼓勵軍政人員社會人士普遍研讀 蔣總統有關兵學的講演著述外，更策勉文儀編輯《蔣總統治兵語錄》，以為一般軍事幹部研究中國兵學之入門；其後數年李先生又編著《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及《兵學隨筆》二書，更具體的把中國兵學與世界兵學之聯繫研究，及貫通闡揚，提供重要資料參考。這些重要的著述，不僅對過去的中國兵學有重要的貢獻，而且對於未來的中國兵學也有重要的啟發。

今日研究中國兵學之人雖多，而且中國兵學的進步與發展，亦隨著世界的兵學而進步發展，但李浴日先生研究兵學之勤，數十年如一日，著述之多，都為中國兵學研究紀錄之精華，實在值得我們欽佩與敬重。

李浴日先生自從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發生以來，不僅在世界兵學與中國兵學的學術研究方面，曾做最善與最大的努力，對於中國兵學的實踐與應用，亦常在各重要戰役及各中上級將領之間，奔走呼號，對於我國軍事興革及革命戰爭之發展，都曾發生間接的重大的影響，如近數年來自由中國在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戰爭中，他曾不斷走向前線金門參加游擊部隊行列，主辦《戰鬪》月刊，主張不斷向大陸突擊，認為反共抗俄戰爭由於我們採取不斷的攻擊戰術，我們就可以以積小勝為大勝，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李浴日先生因對中國兵學的困知勉行，對反攻復國戰爭的盡心竭力，積勞成疾，不幸突然病故，乃是國家重大的損失，這不僅使我們一般友好及三軍袍澤，無限痛悼，更對李先生之死發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痛感覺。好在李先生的精神，尤其是他研究發展的中國兵學的精神，將永遠存在於人間，並且值得我們去效法與師承。

我們相信中國兵學正在積極進步發展的進程中，我們唯有盡量發達兵學，使陸海空三軍都有兵學修養，而且用中國兵學以實施普及的反共抗俄的國民教育，方可使反攻復國的戰事，得到勝利的保證，也唯有發達中國兵學，多多研究李先生的著作，得到反攻復國的勝利，方可悼念李浴日先生之死，才能安慰李浴日先生在九泉期望中國兵學發揚光大之英靈。

我們期望中國兵學日益發揚光大，世界兵學家都為反共抗俄爭取人類的民主自由戰爭而努力，我們相信中國兵學泰斗的李浴日先生精神不死，雖死猶生。

悼李浴日先生逝世

陸宗騏

（前立法委員）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李浴日先生不幸逝世了，但李先生的軍事理論和政治理論，卻仍照耀人間，指示著今後的反共建國大業。關於李先生的軍事理論，已散見李先生各種遺著，讀者已多，無待費詞；尤其是在以往對日抗戰及現在之反共抗俄，言必有中，早為世人共見，現在僅就記憶所及，論述李先生的政治理論，以為今後建國事業的重大參考。

李先生對軍事方面雖無赫赫之功，但李先生的軍事理論，確為一般具有赫赫之功的軍事將領所推許，同樣的，李先生對政治方面雖從未掌握政權，但李先生的政治理論，確為一般有遠見有經驗的政論家所心折。可惜李先生的政治遺著，散失已多，現在無從考據。僅就對日抗戰期間，李先生適任廣東省參議員；所有建議及質詢，見解精闢，不特言人所未言，且能言人所不敢言。就中曾傳誦一時而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李先生的「閃電政治」論，李先生的一切建議及質詢，雖多至百數十案，但其中心思想，卻無一不出發於李先生的「閃電政治」論。什麼是「閃電政治」，李先生曾於當時詳細闡明，但因李先生的軍事理論，太為世人注目了，反使李先生的政治理論，落於次要地位，一般人未有存稿，連李先生的夫人也未有存稿，這不能不算是政治上的一種損失。根據李先生前在省議會的論證和他平日的談論資料，所謂「閃電政治」的含義，應有三點。這都是今後建國大業所應注

意的，還不僅是切中抗戰當時的時弊而已。第一，以為戰時政治要在戰勝敵人，要在爭取機先。要在以最迅速的方法，完成政治的各種任務。這種最迅速的政治方法，就是閃電政治；所以閃電政治，就是反等待主義。第二，以為戰時政治要在克服一切困難，而要克服一切困難，又必要以最簡單的方法，最便利的手續，最有效的途徑，去處理一切政事。這種最簡單便利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閃電政治」。所以閃電政治就是反形式主義。第三，以為戰時政治是變動不居的。時時在變動，處處在變動。有些時候，要在黑暗中摸索，有些時候，要在光明中奮鬥。在黑暗時不要灰心，要以不變應萬變，在光明時不要驕縱，要時時提高警覺，不斷改進。換言之，即戰時政治一方是機動的，一方是堅定的，戰時要作平時看，平時也要作戰時看。在軍事建設不要忘社會建設，在社會建設，也不要忘軍事建設。以上三點的推測臆述之詞，當然未及李先生原意的萬一，但這種反等待主義，反形式主義，這種以不變應萬變，戰時如平時，平時如戰時的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反共抗俄大業的重大參考的。

李先生不幸逝世了。我們追悼李先生，我們還應整理李先生的遺著，闡揚李先生的思想，使能照耀人間，長存不朽。

李浴日先生其人其事

柯遠芬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余與浴日先生由神交而論交，亦可以說是由文字交而道義交。神交則早在民二十八九年即開始，而正式認識論交則使於民三十六年的時候。雖然時間不能算很長，但是相交之厚，相知之深，則在余之友朋中，浴日先生亦可以說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了。今《戰鬪》月刊為紀念浴日先生平生文章報國之功，特出專刊以為表揚，余為知友之一，自然義不容詞，爰記其一二事，以表揚其為人做事的精神，亦以供浴日先生之友朋及後人之範式。

第一，浴日先生感我最深者，莫如其盡瘁兵學的精神。我之所以認識浴日先生者，亦由於其創辦《世界兵學》雜誌，和譯著《孫子兵法新研究》、《戰爭論綱要》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等書。在抗戰期中，由於軍事讀物的貧乏，而浴日先生又感以兵學為抗戰建國首要的學術，乃毅然以一文人而言兵事，獨力創辦「世界兵學社」，介紹古今中外的兵學，宣揚國策，鼓吹抗戰，並以提倡國人從事兵學研究，建立中國的兵學思想為職志。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專，及吾輩軍人能如此者亦不多覩。我亦就是由於讀其書而慕其人，並由此而認識了他，浴日先生雖然不是學軍事的，但是他對於兵學的造詣，尤其對《孫子兵法》與《戰爭論》研究的深湛，在目前恐難有出其右者，由此亦可知其為學的精神了。尤其難得的浴日先生的虛懷若谷，我之認識他，還是他先來看我的，就是在民三十六年的時候，那時我是在陸軍大學

執教，他因為看見我在《軍事雜誌》發表了幾篇文章，所以便來找我，要我為《世界兵學》撰稿，從此我們亦就變成了莫逆，我亦經常做了他的座上客。自從我認識了浴日先生之後，由於他的鼓勵，並且我總覺得以一個未學軍事的人，尚如此熱心兵學，而且能有如此的成就，更何況我們軍人？所以我亦更增加了對兵學研究的信心，這就是浴日先生影響我最深的一點，如果我將來能對兵學有所成就，亦是浴日先生所賜。

第二、浴日先生做事的認真，臨財的不苟且，實為時下所少有。有一件是我應該為其表揚的。在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由於他愛好《孫子兵法》，所以許願要在孫子的故鄉－蘇州建一紀念亭，以表揚孫子對兵學的貢獻，因糾合同好籌建此亭，當時我亦被邀為發起人之一，但是所有籌募興建一切事宜，都是由他一個人負責，惟此時適值經濟不穩，法幣貶值，故經常與募款收到時，已不值幾許，但浴日先生卻想盡方法，於款到後，即購買銀元，或金戒子，不計多少都把他儲存在楊言昌、齊廉兩位先生手裡，直至民三十七年冬，捐款才集齊，總計約黃金三十兩左右。大家恐還記得三十七年冬南京的情形吧!由於當時軍事的相繼失利，首都震動，富商巨賈，都紛紛的開始撤離，尤其到了三十八年春 總統下野以後，首都更是混亂不堪了，而且政府也正式南遷廣州。但是浴日先生便於此時僕僕於京滬道上，勘查亭址，鳩工建築，請書法家寫碑文，直至完工才離開，而距離共匪渡江的時間，只不及兩個月。浴日先生這種認真做事的精神，我是深受感動的，我想讀者知道這一個故事以後，亦必定會嘆為觀止的。

第三，最後我不忍說而又必須說的，浴日先生為什麼會中年喪生呢？大家只知道他是因為血壓過高致死的，但我卻認為浴日先生實為盡瘁兵學而死，也可以說為《戰鬪》所累死。浴日先生本來身體很強的，只是十餘年來他獨力支持「世界兵學社」，而且還要著書立說，從撰稿，編輯，校對，發行差不多都是他一個人兼辦，不要說是一個人，就是一部機器用多了也會壞的。尤其年來在臺灣生活很苦，完全靠賣書為生，近兩三年來為我們主編《戰鬪》月刊，由一千五百元到現在增至三千五百元的經費，以這樣少的經費，辦一個定期的月刊，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任何人也辦不到的。但是《戰鬪》月刊從未脫期，而且內容一天天在進步。我時常看到他櫛風沐雨的跑印刷所，拉稿子，心裡實在感動得要流淚，作書至此，我已不禁淚涔涔下！早知如此，我真不該請他來替我們辦《戰鬪》月刊。不知讀者有此同感否?浴日先生實為《戰鬪》而死，為「抗日戰爭」，與「反共抗俄」戰鬪而死。他死了，失去了一位勇敢善戰的鬪士，這不只是我們失去一位戰友，而是國家損失了一員英勇的大將。

因為我與浴日先生論交只有短短的八年，自然知道他的故事不多，但我想只此三事，已足夠我們追思與懷想的了。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於金門

悼李浴日先生

葉青

（本名：任卓宣，政治理論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文化友人李浴日先生底詳細情形，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因為我之認識他，是從文化方面；而與他往還，也是從文化方面的緣故。

第一個事實，就是他對於國父戰爭理論的研究。我研究國父遺教，凡有關國父的著作，都很注意。他對於國父戰爭理論的著作，我尤其注意。因為這一類的書是太少了。實際上可以說是沒有。

我們從清末開始革命以來就講求革命方略，而為革命方略之一重要部分的戰略戰術，尤其國父領導革命所用的戰略戰術，迄無研究它的著作問世。國父在民國初年著《建國方略》沒有完成。北伐成功便應實行《建國方略》了，而與《建國方略》有關的軍事建設，或國防建設，尤其國父在這方面的主張，亦無系統研究，並出版專書。我們從國父逝世後便研究他底遺教，在一般方面著作較多，在專門方面著做較少，而關係重大的戰爭理論，竟無人問津，以致沒有專書行世。那末李先生對於國父戰理的著作，不值得注意嗎?

他底這本著作，最初叫做《中山戰爭論》，是三十一年出版，三十二年再版的。那時我一見到便把它買了。他辦「世界兵學社」，刊行一個雜誌，我也選購過幾期。這是我知道李先生之始。但是沒有機會見面，所以不認識他。三十七年，他把《中山

戰爭論》改名《國父戰爭理論》出版。我在書店內見著了，翻閱序言，知有所修正，又買了一本。四十一年，他又把《國父戰爭理論》改名《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出版。看它底序言，似又有修正，於是又買了一本。

過去買來後都沒有看。我買書很少即刻看的，除非與當時研究底問題和寫作底計畫有關係。四十二年我寫《三民主義概論》，在《三民主義底實踐方略》編底《革命方略》章和《建國方略》章，共有三節須要參考《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我把它看了，覺得是獲益良多。

現在要說的，是李先生底《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從三十一年用《中山戰爭論》出版以來，迄今有十四年之久，尚不見有第二本類似的著作出版。那末李先生就是國父逝世以後研究遺教三十幾年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闡揚國父軍事遺教的人了。而他底《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也是這三十幾年中第一本也是唯一的闡揚國父軍事遺教的書了。

可見李先生底研究和著作有創造底意義。那末他對於國父遺教和軍事理論還沒有很大的貢獻嗎？很明顯地是有了。我對於他發生興趣，而樂與往還，即在於此。因為我們對於有貢獻的人，尤其在以三民主義立國的情形下對於研究國父遺教而有貢獻的人，是應該表示敬重的。

我認識李先生，大致是在南京居住的時候。到臺北來，見面的機會較多。他曾約我和其他一些友人，發起一個文化聚餐會。最初，每月聚餐一次。他很熱心，以為能夠「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因此，差不多每月相會一次。以後，大家都忙，聚餐漸少，會面也漸少了。

李先生富於文化興趣。他辦「世界兵學社」，出版《世界兵學》雜誌，並出版兵學書籍。大陸失陷，來台灣後，他恢復世界兵學社，出版《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外，還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兵學隨筆》等書。不用說，這些書都是他底著作。他是一個兵學家。以後，他又辦《戰鬪》月刊，研究戰理，鼓吹反攻，以復興革命，完成建國，他底文化工作是很切合實際需要的。

《戰鬪》發刊後，李先生常常向我要文章。或者會面即談，或者寫信來說，總是沒有停止過。可惜我因為講的時候多，寫的時候少，所以給他寄的文章十分有限。這實在是對不住他。現在他竟死了，突然地死了，我回想起來，非常抱歉!

他底死，是我們底一個損失。很明白，是國父教遺底損失，是兵學底損失。如果他多活一些年歲，對於國父革命戰理和兵學必有進一步的研究，更大更多的貢獻。這是可以斷言的事！惜乎他死了！這不是齎志以歿嗎?

後死者甚多。但是研究的人各有目的，各有計劃。不研究的人始終不研究，他寧肯浪費時間和精力。那末誰來繼續李先生研究國父戰理和兵學呢？所以李先生底死是我們的一個損失，一個很大的損失，不可彌補的損失!

悼浴日

張鐵君

（哲學學者）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認識浴日，是四十二年，爲了要研究揭暄兵經，無處可購，也無處可借，據友人說，浴日所藏兵書甚多，特托卓宣兄代為先容，當即慨然允借，不過我已由他處找到了。爲了這一點書籍關係，浴日就來到我處暢談，因此便成了好朋友。

我與浴日過去雖未見過面，但在報章雜誌上，彼此的文章，大家均已讀到，尤其是他的《克勞塞維慈》及《孫子兵法新研究》等出版，我早就拜讀過一遍，因而精神的交流，早已有素，後來的一見如故，不是沒有原因的。

四十二年浴日來信，要我為《戰鬪》雜誌寫文章，我因為不懂兵學，不敢應命，但浴日認為從理則學來看兵學，反而更為深刻，因為他知道我認為國父的理則學是統括辯證法與歸納演繹等邏輯方法所構成的，一再要我發表意見。不得已才勉為寫了〈制權三論〉三篇文章，發表於《戰鬪》，這就是〈權度論〉、〈權謀論〉、〈權變論〉，每送一稿，浴日皆來函極為讚賞，因他這樣的鼓勵，我於是對兵學才更引起了興趣。

浴日最好客，當然大家都很窮，不得已常用聚餐的方式請我們研究有關的朋友。每一次讌會，浴日均議論風生，發表他對兵學上許多卓越的見解。

《孫子特刊》發刊前，他一定要我寫一篇，我對孫子是門外漢，特寫了〈孫子十三篇祇是一個變字〉一篇論文，不料他又加以稱讚，並排在首篇，使我驚訝不已。於是我研究謀略學、兵學的興味，被他引起來了，當然我的研究，沒有脫離了我的理則學的基礎。

後來我想將鬼谷子研究整理出來，他又要我發表鬼谷的捭闔研究，因寫〈捭闔疏要〉一篇。不料這一篇論文竟有若干雜誌要求轉載，而且許多訓練班都翻印作為參考。浴日有一次冒着雨來對我說，《戰鬪》爲了這論文，生輝不少。那一天我們抵掌談兵學，竟談到半夜，他才回去。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共匪的辯證法戰略，是打『矛盾』，我國的兵學是打個『一』字：這個『一』就是『太極』，我們意見得到一致。」

提起這個為人誤會的「太極」，牠實在是我國幾千年來的謀略基礎，由這個「一」生出了「體」與「用」，生出了「機」與「勢」，生出了「奇」與「正」，涵蘊了謀略上的許多智慧。竟被人視為復古的象徵，彼此均不免浩然一歎！

我近來正在做一本《鬪智論》，想將胡林翼的《讀史兵略》整理出來，後來才知胡著是從《通鑒》抄來，而且抄得不完全。浴日來我處，看見我正在研究，他又要我寫文章，我因為太忙，沒有答應他。不料這一次的晤面便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今後再要找一個人和我談談兵學，談得那樣的深，恐怕很難遇到了，我早知這是永訣的一面，我悔不該不答應他的。談到此不由得不滄然了。

我聽到浴日的死訊，是在鳳山，因我那天到鳳山去為大專學生預備軍官講學，王副校長寓農告訴我，浴日死了，當時第二點鐘課，我幾乎說不出話來。人類的死，竟是這樣容易的嗎？浴日怎樣可以死？不僅他的太太小孩需要他，在反共抗俄的臺灣，要研究兵學，也需要他，他的《戰鬪》雜誌，這是金門前線將士的唯一參考資料，也更需要他，他怎麼可以死呢？然而他畢竟死了。假若世界上真有個上帝主宰人類生死的命運，試問這個上帝為何要浴日脫離這個世界呢？過去的人說：「顏淵命短，盜跖長年」難道上帝就這樣的安排人類的生命嗎？

浴日為人，極為誠樸、刻苦，真是一個為公而忘家的人，從他的談話中，他看過的兵書却不少，去年他計劃要出版一部《中國武庫》，他有的兵書，許多軍事機關還找不到的。然而這一個計劃，又有誰來完成他的遺志呢？

人生最難得有幾個學術砥勵的朋友，我的生性非常孤獨，而且我也沒有幾個好友，居常祇有浴日常來看看我，今而後我的兵學的研究，已沒有人來相互的討論了。高山流水，難遇知音，不僅是我個人的損失，也是兵學上的一大損失啊！

我終年南北奔走，浴日死時，我在鳳山，焚骨之日我又南來，不僅不能親臨憑弔，連慰問浴日夫人的時間也沒有。回想起來，可為寒心。現在寫此文時，此身仍在東港參校。窗外蟲聲唧唧，四野茫然，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自念年已五十有七，白髮日增，身體日頹，工作日繁，革命前途，更日愈艱苦，一個孤軍奮鬪的「我」，又能活得幾時。然而生存一日，仍祇有苦鬪到底，浴日！浴日！我決定繼續你的意志，為我國兵學開闢

一新的道路，來貢獻於反共抗俄的三軍將士，謹以此言，獻於我的死友李浴日兄之靈。

張鐵君於東港參校之深夜

悼李浴日先生

彭戰存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先生與我在南京認識起，日子過得真快，轉瞬就二十年了，其間我們斷續會晤的機會雖不很多，但彼此誠摯友情的交流，則與時俱增。民三十六年秋因籌建虎丘孫子紀念亭，先生不顧艱難，胥力以赴，在時局動盪，人心惶恐之際，先生奔走於京蘇之間，改議立碑，彼時我兼任蘇州城防指揮官，承先生的邀請，得參與其事，並攝影以留紀念，其景仰兵聖之心可見一斑。民三十八年冬我供職金門時，曾在兵學雜誌上看到先生寫有〈從金門看臺灣〉一文，特論精闢，見解獨到，其兵學涵養之深，殊使人敬佩。嗣以先生之道德學問，深為胡伯玉先生所欽許，爲了加重軍中之文化，充實官兵的精神食糧，故有《戰鬪》月刊之創設。先生於人力財力物力困難中，獨立支撐，以極經濟的運用，收到預期的效果，其克難奮鬪的毅力，又為人所不可企及。此際我和先生接觸較頻繁，對先生處境之難，工作之勤，瞭解更深，感觸尤多。先生雍容和藹，持身廉謹，待人接物，一本忠誠，允為儕屬所樂服。國事方殷的今天，先生竟以積勞逝世。噩耗傳來，悲慟實甚，好人不壽，洵國家一大損失也，為紀念先生之德行，特綴數語以誌悼。

悼浴日先生

杜呈祥

（前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先生的死，是突然的，在一般朋友中間所引起的悲傷，是異常沉重的。我雖然不是浴日先生的老友，但常以他的老友自居，這是因為大家的工作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書生，書生有書生的怪脾氣，容易和人格格不入，也容易和人一見如故，我想，我和浴日先生的交往，雖然談不上是「君子之交」，却可稱為「書生之交」！

我在對日抗戰的期間，就曉得浴日先生是兵學專家，但無緣識荊。來臺以後，民國四十一年的夏天，在帕米爾書店任卓宣先生處，第一次看到浴日先生，並沒有多談話。直到去年，浴日先生主編《戰鬪》月刊，看到我在《中興評論》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有關漢武帝時代的騎兵建設和霍去病的騎兵戰術的論文，他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我，指定題目要我寫一篇〈劉、關、張合力興漢〉。這種突然式和考試式的約稿，在旁人也許會乾脆辭却的，我竟如期交卷，浴日先生為此稿，也曾先後到舍下來過三次，足見他對約稿的事情是非常認真的。

接着，浴日先生又來信說他希望我再寫一篇有關李衛公及其兵法的文字，並且答應供給我有關李衛公兵法的資料。我回信給他，願意試試看。他親自把他珍藏的《李衛公兵法》送給我，關於他如何蒐集中國兵法的古籍和重印這些古籍的計劃，和我談了很久，這是我們之間談話最久的一次，也是最富有學術意義的一

次談話。從這次談話之後，我已承認浴日先生是現代中國研究中國古代兵學的第一人！

以後，我接連替《戰鬪》月刊寫了幾篇東西，又經過和浴日先生幾度暢談，更深切瞭解他是常識極豐富，而且對文字的素養很深。對於自由中國的文化工作，他有他個人的看法，他頗慨歎一般人不大瞭解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在較多的接觸和深刻的談話中，我已瞭解浴日先生是一個對學術研究極有興趣，而且是有相當造詣的人，但他並不置身在學術的象牙之宮裡面去作純學術研究工作，而挺身站在軍中文化戰鬪的最前線，主編《戰鬪》月刊。我很佩服他這種精神，很欽仰他這種作法，所以，對於他個人以及他所主編的刊物，都發生情感，甚至以他的老友自居了！

浴日先生雖然死了，但他在《戰鬪》月刊上所付出的心血，已經使所以戰鬪月刊的讀者和撰者，都會永遠忘不掉他。我在這裡，絕無意誇張浴日先生所主編的《戰鬪》月刊是如何精彩，但認為浴日先生能夠把握着軍事的、戰鬪的、學術的各種問題的討論為中心的編輯方針，使這個刊物有它的分量，有它的特點，也有它的用途，是極值得特別加以讚揚的。

最後，我想請求負責主持料理浴日先生身後事務的諸位先生們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浴日先生所收藏的古代兵書裡面，有一部份在臺灣已成孤本，爲了紀念浴日先生，頂好設法印出來，否則，一定要由浴日先生的家屬或交由政府的文化機構（如中央圖書館）妥為保存，因為這些古籍，不僅是浴日先生個人的心血所寄，也是中國兵學的寶藏啊！

兵學界莫可補償的損失

——悼李浴日先生之逝世

蕭西清

（前國防部副局長）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兄的逝世，是我國軍事學術界莫可補償的損失！

進步的軍事設施，特為鋒利的戰力之組成與運用，應建基於當代的文明之上。近代科學文明，西方優於東方，以故西方的軍事，遂為一代的主流。我國自袁世凱小站練兵，追蹤歐西，這是事理之常，不足為怪。不過我國軍制鼎革，已歷數十年，其間學德式、學日式、學法式、學美式，迭有更改。以故主軍政統軍隊以及做研究工作的人，他們的大部精力，荒費於重起爐灶之間，沒有發生接力賽的累積效用，近代我國兵學界的荒蕪落後，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軍事學術好比是刀背，作戰戰功好比是刀鋒。沒有厚脊堅背的刀，其鋒雖銳，却無法披抗深入。軍事學術荒蕪落後，作戰戰功也自不能持久與擴張。論者以湘軍敗太平天國，淮軍平稔，它們的武功，其初也不得謂為不大，但不久即成強弩之末，不能再有作為。其原因蓋即在此。甚至有以本黨革命，在北代、抗日和初期剿匪諸役奏赫赫戰功之後，仍遭遇退失大陸的挫敗，軍事方面的原因，亦不外乎此。然則我國軍事學術要從低潮做到高潮，固然是極其艱難却也是極其重要的工作。這個艱難重要的工作，需要一般對東西方傑出的軍事理論，有精湛的研究，對一般學術有深厚的基礎，而尤其有終身獻身學術的熱

忱，不計一時成敗利鈍的癡勁的人們來共同戮力，乃克有成。浴日兄就是當代這方面最具理想的巨子。

年來臺灣兵學界由沉寂而趨活躍，由荒蕪而顯青葱，大家興奮之餘，正期望它將更由清葱而開花結果。乃這方面開疆闢土的一員主將——浴日兄遽告謝世。這真是兵學界無可補償的損失！

萬方多難，風雨如晦，建設兵學，不容遲滯。我們懷念哲人的逝世，祇有竭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捐獻力量來填補兵學界這份巨大的損失，這樣才能慰亡友於萬一！

憶故李副處長浴日同志

郭壽華

（前國防部總政治部處長）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徐蚌會戰中，國防部政工局第四處處長常健因親赴前線親自指揮國軍心理作戰火線喊話，致為匪所乘被俘。當時前線戰局正緊張；恰好我正由臺灣工作回到南京述職；鄧局長忽然想起了我是個老政工，民國十四、五年就在國民革命軍第五軍政治部代理中校組織科長；所以要我暫時代理處務，繼續這件艱巨的任務。我還記得，我到局就職的那一天，是民國三十七年的元旦的第二天。而我第一天到差，第一個認識的，劉副處長 XX 和本處專員李浴日同志。

我開始聽到他們倆向我講述本處有關業務，同時，第一次看到李同志所寫的一些文章和公文，我在那不長不短的同事期中，認識了李浴日同志的確是一位智慧忠純，工作努力，虛心研究之革命同志。同時，更發覺他是個卓異人才。他生在粵南，是在文學校畢業的純粹文人，但他的思想和行動却是全副武裝的。他有優良的素質，有正確的觀點，他對 總理遺教 總裁訓詞有深刻的認識，對三民主義有堅決的信仰。最難得的，是不求功名（凌泊），利祿（廉潔）不求急功近效，（有恒）不管世態的炎涼苦辣；他有的是埋頭苦幹的「吃苦」精神；實在是非平常人所能做到，所能忍受的。

及後我調第二處處長，李浴日同志調升為第二處副處長，我是覺得他是忠誠負責，沒有私心，不虛偽、不欺詐、不發牢騷、

不怕麻煩，而且能察人於微。他在廣州沙河時，有一次秘密的告訴我，「以前第四處劉副處長麻子靠不住，企圖殺害處長之後，叛變投匪……」，要我留意，同時，到了重慶時，林副處長培深亦大致將同樣情形向我密告，我遂將情報告鄧局長暨副局長，當時卒以證據不足，未能斷然處置；但後劉 XX 果於成都陷落前投靠劉伯承匪，足徵李同志忠貞幹練，雖然在大陸行將淪陷，四面楚歌之際，猶能屹立不動，判別忠奸，誠足令人起敬。

李同志到臺灣後，生活很艱苦，但工作研究精神，大有窮且益堅之慨，嗣在陽明山莊主編《實踐》月刊，學問見識與經驗亦與日俱進，每見面輒以時局為憂國憂民而吁嗟太息，他常說：「個人生活困難問題小，國家多難國步艱難問題大……」他的確是：「勞而無怨，貧而無怨，苦而無怨。」居今之世，像這樣有為有守的青年，實在是不可多得。

他的著述很多，我最愛讀他下列三種：

（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三）《孫子兵法新研究》

這幾部書立論正確，且每多精刻獨到之處，發他人之所未發。

我敢特別為李浴日同志介紹這幾部好書給所有的革命有志青年，不可不讀。

我特別的推崇李浴日同志，可以做青年的模範，可惜反共抗俄革命陣營中弱了這一位青年鬪士；我想總有千千萬萬青年聞風

而起，效法李浴日同志忠貞為國，熱心研究兵法的精神，繼續李同志的精神為擁護 領袖反攻大陸中興建國而奮鬪！李浴日同志精神不死！

四四、九、四於陽明山。

浴日先生紀念詞

宋念慈

（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主任）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先生是一個溫文誠摯的人，對學術和對朋友一樣，無時不出以極度的誠懇態度和極大的熱心。我和先生相交多年，深覺他是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先生對兵學有極深的造詣，對於中國固有軍事理論有獨到的研究，久為斯界所推崇。近年經常往返金門臺灣之間，每於唔會之餘，輒盛讚金門之安定與駐軍士氣之昂盛，國家欲圖反攻，後方尤為須倣效前方。先生博覽古今兵書，精研戰爭原理，凡批評議論，莫不鞭辟入裏，故其對打擊共匪之理論與反共必勝之信心實至為高邁而堅強。

先生體力健壯，逝世一週前尚向我索文，開弔之日，我晨起閱報，見有李浴日三字，以為先生又有新書問世矣，及細讀乃驚悉患腦溢血遽歸道山，當時我幾乎不能相信該項訃聞是真的！當我在先生靈傍掩面痛苦的時候，我真覺得「音容宛在」這四字對先生是最好的形容詞，可是先生竟從此長眠，國家從此失去了一個兵學權威，這豈獨是我們當朋友的單獨損失？

我於先生生前所編《戰鬪》雜誌出刊為之紀念之時，謹誌數語，聊表所懷，示用悼念之意！

悼浴日先生

趙尺子

（前國防部政工局專員）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大約是民國三十六年或次年，在東北行轅新聞處讀到浴日先生主編的《世界兵學》月刊。由這月刊的廣告上，看到他著有《孫子兵法的新研究》、《兵學隨筆》、和某中將所著的《軍事哲學劄記》等書目。匯款各購一冊，讀後，很欽佩他的軍事知識，我想像浴日一定是一位青年將軍。不久，又看到他發起在蘇州籌建孫亭，祀孫武子，有募捐啓及孫亭圖樣，更感到在這武人廢書不讀學不師古的時代，浴日能見其大，真是值得響應的，乃發動行轅新聞處同仁，捐募了一點錢，寄給世界兵學月刊社。得到他一封復信。直到三十八年春，我奉雪冰局長命調到政工局，任教育專員，才在人名簿上查到浴日的名字，原來他也是一位專員，而且也和我一樣是所謂「軍文」，並不是將軍。時正撤退，人荒馬亂，找他一番，並未找到。這年二月，我來臺灣，五月到鳳山教書，辭去政工局的職務，我以為他在廣州，大家不易識面了。廣州失守，政工局入川，不久四川也告淪陷，我每於關懷政工局友人的安危時，對於這位尚不識面的浴日，也不覺地要念道一番。三十九年，聽李震兄說，浴日正在台北，我真是喜不自勝，一位有兵學修養的「軍文」並沒有被匪殺戮了，這對於軍人正是一個幸事。四十年，我出版《因國史》，裡邊說到孫武子，寄他一冊求教。很快地得到覆信，對於我所請孫武「因其鄉人」、「因其官人」、「因其敵間」的「因」字，批為「獨得千古之秘」，並囑我寫一篇千字的小文，專講〈用間〉篇，說是準

備引入他的近作《孫子兵法之總檢討》裡去云云。不久，李震兄引浴日來訪，一見如故。可惜我對他的「廣東國語」不能十分聽懂。從此以後時常通信，紙上談兵，意見沒有什麼出入，四十二年到今年七月，我們長談了不下十次，還叨他好幾回「一盅兩件」，為他主編的《戰鬪》月刊寫過十幾篇文章，我對他的印像是十分深刻的，覺得他在今日的「軍文」裡確是一位異才。今年六月上旬，我們談到「軍文」可否任參謀長問題，他主張應增設「戰略參謀長」，由文人知兵者任之，依據中外兵學，建立軍隊的兵學思想，並解決軍中問題，因為軍中有許多問題，確非赳赳武夫所能了解的。當時他談到王猛和諸葛亮，以為王猛臨死還諫諍苻堅不可伐晉，孔明不主張白帝出兵，都是很優良的戰略家及政略家。這原本也是我心裡的話，被他一說出，我自愧說不了他那樣中肯。七月初他來一急信，限三天內為《戰鬪》月刊寫一篇關於俄寇毛匪戰術的文字，信中說我是什麼「自由中國唯一懂得匪情的專家」！這是他亂拋高帽子，不能接受，覆信璧還，文章却是寫了，這就是五卷二期那篇〈國際匪幫侵略戰術的研究〉。不意這兩信一文，就是我們八載交情的最後紀念品了！浴日死得太早，死得可惜極了！我說早，有兩點意思，一是他才四十七歲，一是他沒有目覩王師北定中原。說死得可惜，意思便更多了，「軍文」裡難得再找出第二個李浴日！風度、學識真是難得！如果他活下去，對於反共復國的士氣人心，必有很大的影響。如果他活下去，會把中西兵學精華揭發出來，統一起來，這是比他年長的人所未做到而比他年青的人所難做到的一大工作。如果他活下去，他必會有一天成為「戰略參謀長」，對於將來國防建設乃至世界軍事思想都大有裨益。所以我說他「死得可惜極

了」。但他竟而死了。這半月來我總感覺得，好像丟失了什麼重要東西似的。平生多次遭遇友人亡故，憑臨一弔或撫棺一哭，只覺得又失去一位朋友了；唯獨近日對於浴日之死，我覺得不止是失去一位朋友，似乎比失去一位朋友還更多了些什麼。他開弔的一天，我進入靈堂行禮，想到幾月前在同一地方向一位老者遺櫬行禮，前後心情大有不同：向那位老者行禮時，我哭了；向浴日行禮，我沒有哭——却忽地起了一番疑問，人活着時，聽憑他受窮受苦；人死了時，對着善頌善禱，這是什麼道理，什麼人情？浴日生時，爲了金門勞軍專號，來函徵詩，我沒有交卷，因為久不做詩，拿不出手了。他後來看到《反共抗俄經驗談》後邊寫的一首五古，知道我能做，並且要我贈他一首詩。我仍是笑謝了。他作古的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到中和鄉去看朋友，本意回頭到他家小坐。臨時有事，過門未入。星期二上班看報，見到訃文，才知我擬看他的時間恰是他長眠的時間。當時如果去了，便能見他一面。但這機會是絕不能再得了。看到訃文後，呆了一陣，我正在「紙上談兵」，不談了，便寫下這四首小詩，也算作「掛劍」吧。

一、

正盼竹林寄扎來，忽看訃告啓沉哀！
為何戰鬪艱危日，又哭「軍文」一異才？

二、

識君憶在八年前，籌築孫亭祀古賢；
除却錢君與浴日，誰能註出十三篇。

三、

人方貪肉輕曹劌，君乃常吟學孔明；

地下更無捫蝨處，書生何苦好談兵？

四、

中和鄉裡舊闌干，我未憑時淚已彈；

四卷兵書三尺劍，疑君夜秉一燈看。

浴日先生的眼光過人

張鏡影

（孔孟學者）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當民國三十九年的春天，共匪在大陸高叫渡海攻臺的時候，有許多膽小如鼠的人們，紛紛的藉故請發出境證。這些人都是有錢人，沒有錢那能出境去到日本、香港、菲律賓、星加坡、美國……做寓公呢？當時主持核發出境證的當局，看見這些怯懦可恥的人，訂了一個擔保金的辦法，這些人有的是錢，硬照辦了出去。結果是後來情況轉好，便利這些怯懦分子回來。也有因此去而倒霉的。如某某待遇較豐的機關的某某科長，把房削價賣了，財務辭了，跑到香港住了半年，耗其所有齒積，回來臺時，已是兩袖清風，一家六口，各是兩肩荷口，爲了開門七件，去為某某機關看守倉庫，妻子做了矮屋下的貴賓。兒子做了揹木箱賣枝仔冰的逛街行商。像這類人的下場很多，這可說是自作孽。

在這個時候，在街上遇着熟人，他們總是先問一句：「你怎末打算？」我老是一句回答：「以命拼命。」

約莫記得是四月初夏的一天，在衡陽路碰見了浴日先生，他也是問我作何打算，我也是答他一句，仍是「一命拼一命。」他笑着說，不用拼，匪事不敢貿然來攻的。說着，邀了我到一家冰店裡坐下，他在皮包裡拿出一本《從固守臺灣到反攻大陸》的稿子請我看。他列舉了臺灣必守的十個鐵證：

（一）　海峽遼濶，

（二）　地形有利，

（三）　交通發達，
（四）　糧食充裕，
（五）　財政不匱，
（六）　內無匪患，
（七）　防線堅固，
（八）　兵力強大，
（九）　指揮容易，
（十）　外援必至。

他這十個固守臺灣的鐵證，前九個是人人所見得到或想得通的。只有第十個「外援必至」有點近乎預言。我便開玩笑似的向他說：「你是不是由袁天罡李淳風的推背圖裡測出來的，抑或袖占一課來的？」他笑着說：「你看這一段，就是我推定外援必至的理論根據。」他翻出指着：

「今天的臺灣，在國際戰爭上，地位極為重要。如果再陷入共匪之手，則俄寇佔領中國的工作，便告完成，而毛澤東可以乘再戰的餘威，挾其龐大的人力物力向外伸張，不特奪取整個亞洲，且可威脅全世界。……最近麥克阿瑟元帥的高級幕僚發表一篇談話：『……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的日本，可以說明臺灣的重要。凡稍讀過最近歷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利用臺灣的機場和高雄港便控制了整個中國海岸。日本復以臺灣為空軍基地，掩護自臺灣出發的水陸兩棲部隊攻入菲律賓。日本在澎湖列島有完善的海軍訓練場，就臺灣對美國的防線說，它可以截斷我們在克拉克琉球的一線基地。……』又說：『臺灣有高度適中的山脈和很多的平原，實為一最理想的基地。高雄港之佳良，遠非日本南部各港及馬尼拉所可冀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雷福德上將亦說：

『臺灣入淪於蘇聯手中，對美國的防務，將成為嚴重的威脅。臺灣在時局緊張的時候，可以成為一極主要地位。』……過去日人曾利用臺灣的基地施放氫氣球。如陷入匪手，將成為俄對美施放細菌戰的基地。並作西南太平洋的潛艇根據地，其重要性如此。……最近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國防部長詹森到東京與麥帥舉行重要會議，關于臺灣問題，麥帥曾建議：『臺灣對于美國遠東防務，有戰略重要性，阻止臺灣入共匪手中，對美國有利害關係。』因此主張『美國派軍事代表團赴臺灣，並繼續予臺灣以協助。』我相信美國為他本身防務計，世界和平計，他國的安全計，必很快的改變過去的消極政策，一定援助我們守住臺灣，反攻大陸。不過問題還是在我們，如果我們不肯爭氣，不事改革，仍和大陸一樣的作風，就有美國援助，也是苟安而已。好在　總統蔣公復位，一切勵精圖治，大加改革，前途光明到來，當為期不遠了……」

我看完之後，覺得言之有理，半信半疑。不到一個多月的時間，大致是六月間的某一早晨報上突然載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的消息。我即刻找着他說：『你的眼光真不錯，可謂億則屢中矣。』

以後我看過他著的〈東方的凡爾登——臺灣〉和〈從克氏大戰原理論臺灣攻防戰〉、〈從孫子兵法證明匪軍攻臺必敗〉三篇文章，才瞭解他對臺灣的看法，由客觀條件來分析，把分析所得的概念，加以綜合，加以逆推或順演，求得結論，所以他的見解超人，都能一一如其所言。可知諸葛亮當日料敵之方，也是由於謹慎細心，細心就是對客觀事實，不容輕微放過，一定要求得一

個結果，謹慎就不粗枝大葉，一定悉心研究，小心翼翼。所以孔明能寧靜致遠，作三國演義的人，不知此理，偏說他袖占一課，把諸葛亮活活畫成一個江湖術士，曾得異人傳授，多麼可笑。浴日先生治學論事，深得此中三昧。

唉！以浴日先生之智力學力，倘天假之年，為世重用，將不僅以文化人終耳！

他是個不斷的反攻者

——記李浴日先生

穆穆

（作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這人不大喜歡打聽人家的姓名或者來歷的。我，可以說是老中和鄉，當我搬來時，內地人還不多見，有一天，我寫了幾封信，覺得有舒舒腰的必要，把頭探出窗外，看到在我房後的一排房簷下站着一個身體很壯的內地男人，他右手拿着帽子，左手撓着斑白的頭髮，我被這個滿面紅光而又頭髮斑白的人吸引住，我好像是衣著不整地出來了後門，他似乎沒有發現我的存在，但我却向前打招呼，他是來租房的，我爲了希望一個內地人來作芳鄰，於是努力來促使他和房東的交易成功，我知道他姓李。

他畢竟搬來了，他對於家裡的事似乎不大高興管，而太太却拉着四五個孩子在操作着，聽到我的太太講，似乎他常到陽明山辦公，但有時也數天不出門。他們那排房子又搬來兩家人，一家姓盧，一家姓孫，正是他的左右芳鄰，他似乎對於這兩家芳鄰也無多大好感。我的後街也就是他們的門前，如其說是街莫如說是一條臭水溝，他就沿着這條臭水溝在他的門前搭了間竹棚，我每夜熄燈最晚，他似乎在這竹棚裡每夜也在做着些什麼事。

幾個月了，我在深夜裡站在街口乘涼，他似乎也出來了，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在那一界做事？」我這個行道真不好啓口，僅是支支吾吾的敷衍過去了。

有一天在個朋友聚會上，一個人說：「兵學家李浴日也住在中和鄉。」我就猜想這個李先生可能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兵學家。在一個早晨，我們又相遇，這次是我問起他的職業，才知道他正在編《實踐》，於是我問起他的大名，果然不錯就是他——兵學家李浴日。當然我很抱歉地說了些有眼不識泰山的客氣話，話題又談到了文藝界，他很欣賞歷史小說，最後他曾說：「最近有個穆穆也常寫小說：還勉強對付。」當然我更支支吾吾地漫應着。不知他是用這口氣來試探我，或者根本就不知我就是穆穆，和我不識他是兵學家一樣。總之，以後我們是相識了，談的也越越多了。

他的芳鄰，盧先生是工程師，經常在外面包工，盧太太很漂亮，願意打個小牌，他的另外一家芳鄰孫先生，看起來是個一表人材的，好像在什麼神秘的機關裡混差事的人，每天這位孫先生所交往的都是叫人估不透的人物，有男也有女，有什麼委員也有什麼專員，有時都聚在盧太太屋裡打牌，有時一連數天夜，說實在的，我真擔心這位漂亮的太太，先生既不在家而又好賭，說不定會吃了這批神秘人物的虧，但是，他們似乎都有點怕李先生，我常常笑，這位兵學家玩的什麼八卦陣。

以後，我幾乎每夜都是要在這條臭水溝邊談一二小個，他那時頭上常戴着個健腦器，有客人也不拿下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當然也不拿下來，明幌幌地很好玩，他那時正在那個臭溝上建築的竹屋裡編一部數十萬言的大書。因為我們談常了，彼此都多了解，他是一個很愛朋友的人，而且我也很欽佩他這種寫作的精神和毅力。但是我的太太却替李太太打抱不平：「李先生太自私

了，李太太一天忙的那樣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李先生每天都要吃保養。」這是事實，李太太很會做菜，而李先生是廣東人。他很會吃也很講吃，他常說：「生命第一，名譽第一。」他很愛朋友，也請我去吃過兩次。

這時，在我們的談話裡，他積極提倡兩件事，一個是文化人的團結來爭取政府的輔助文化，一個是提倡不斷反攻論，這兩件事幾乎使我們每次談話的課題。前者的結論是成立了文化聚餐會，現在仍然繼續，已經有兩年半了。後者他曾在《反攻》上發表了不斷的反攻論，也有許多人起來響應。（要知道這正是韓戰起來時，也是我們失掉反攻的一個好機會，現在可以證實李先生的看法是對的。）

我們倆不僅在理論上談反攻的戰略戰術，而且合作了一次《孫子兵法》上的攻心戰術，談起來也蠻有意思的。在一個夜裡，我丟了一件襯衣和一條褲子，他丟了一支派克筆一個手錶和百餘元現款，我們都報了案，但破不了案，我說認倒霉吧，他說要作戰到底，我說看你的兵法了，果然在我晚上回來時，各個牆角都用紅油漆寫滿了「捉拿小偷」的字樣，我心裡覺得非常可笑，他卻好像鄭重其事的一樣。沒想到真發生了效果，第二三天的早晨，每個「捉拿小偷」，僅剩了「捉拿」，足證明那個「小偷」就在我們身邊左右，觸目驚心不願自己的身份公然暴露，所以在深夜給抹掉了，我們都猜透了是誰幹的，可是沒有實賊，人家又冒充是什麼人員，我們也無暇去調查，後來那位孫某人犯了案，才知道他就是個小偷的領袖，他的太太是四馬路的野雞。（孫某被押送外島，這位野雞太太在臺灣也幹了正式的妓女。）

後來，李先生搬到竹林路去，離開這條臭水溝，我們的見面和談話就沒有從前那樣方便了，但他常在深夜來訪，可是沒有在臭水溝旁談反攻那麼起勁了。在死前一月中，我們在街上碰過三次，奇怪的我們都好像有許多話要談，最後彼此都說：「停兩天找機會好好談談。」但大家都窮忙，這機會再也找不到了。

他搬到竹林路就出版一個《戰鬪》月刊，是胡璉兼福建省時，借付了十萬元，放利息來維持這個刊物，但福建省政府改組，又要追回這筆款子，其餘的都繳回了，僅有一萬五千元放給人家有公證有保，但是追不回來，他為此事着了急，他在死日的前一天計劃去金門就爲了去繳這筆款子。唉！這是「名譽第一」把他害了嗎？

他死前一天，李太太到各書店收書款，（他的書都是太太和孩子幫他發和收款的。）在衡陽街上遇見，他特請她到一家冰店吃冰激凌，他溫和的說：「你吃吧，這些年來妳從來沒有舒舒服服坐下來吃個夠，妳今天痛痛快快的吃夠了吧！」李太太是捨不得多花錢的，他就橫一個豎一個連叫四客，自己吃一口就推給太太，唉！這是否是前兆呢？

他的死，我始終不相信，死之次晨，我因當夜給政治部閱稿至五時才睡，盧太太拿着報紙在院裡喊。我從床上跳起來，聽到了這個消息，連忙去到了殯儀館，見到李太太哭的慘痛，想起那五個無依的孩子，我不敢再到他的家裡，我叫我的太太去看他們，回來說：「大孩子仁師（十五歲）說：『媽媽，妳不要難過，我今年一定好好的讀書，考取獎學金。』唉！無知的孩子，

獎學金會能解除媽媽的傷痛嗎？可是一個孩子除了考取獎學金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李太太是個修養很深的人，她在早年曾寫過小說、文藝作品，她會勇敢的站立起來完成李先生的未竟之志。也希望朋友們伸出手來援助她。

這個講「生命第一」的人先去了，這個積極喊「不斷反攻」者去了，他沒有看到反攻，我們幾時反攻呢？我們文化界還需要更團結的。

精神不死

——悼李浴日先生

謝冰瑩

（作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在報上看到李浴日先生患腦溢血病逝的消息，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我懷疑我的眼睛是否看錯了，再仔細一字一字地讀了一遍新聞，並沒有看錯，的確是李先生的惡耗。

也許有兩個李浴日？

我心裡這麼想，再看一遍：「病逝中和鄉」，難道那人也住在中和鄉嗎？「主編戰鬪月刊」……看到這裡，無疑義地是我認識的那位李浴日先生了。

唉！他倒是得到了解脫，可以永遠休息了；只是他的太太和幾個孩子怎麼辦呢？

我這麼自言自語。

x　　x　　x

我和李先生認識，大約是三年前，他來找我替《戰鬪》月刊寫稿，並且告訴我，這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刊物，由拉稿、編輯、校對、跑印刷所、發行……一切都是他一個人。

「幸虧我有個好太太，她幫我許多忙。」

末了他又微笑着補充一句。

「李先生的苦幹精神太使我欽佩了，我一定幫忙。」

我肯定答應他，他很高興地走了。

此後我替《戰鬪》寫過兩次文章。每期刊物出版後，他總要寄一份給我，在他逝世的兩月以前，他還在來信索稿，我答應他有一篇〈伙夫的淚〉，不過長了一點，他說可以分兩期刊載，爲了忙，我始終沒有寄給他，真對他不起！又有一天，記不清在一個什麼公共場所裡見到他，忽然我發現他的頭髮白了許多，他又向我提起稿子的事情，我說：

「稿子我修改好了，馬上寄來，李先生，你太累了，應該多休息休息。」

「沒有辦法，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問起李太太來，他連忙說：

「她很希望你去玩，那次你沒有吃完飯就走了，她心裡老是不舒服，幾時再去我家吃便飯好嗎？」

提起吃飯，我非常不安，記得去年他請我去他家裡吃廣東菜，都是李太太一手做出來的；可惜我因事吃到中途就告辭了。雖然我只見過李太太一次，却知道她真是個能吃苦耐勞，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

x　　x　　x

「媽，爸爸睡在這裡面，是不是可以好得快一點？」

這是那天在殯儀館，李先生的小女孩指着棺材這麼問她的母親。

「不，爸爸上天了！」

李太太流着淚回答孩子，孩子莫名其妙地望了望母親沒有再說什麼。

天！人間還有比這更慘的事嗎？兩個最小的孩子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已永別了人間。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傷心，只是不肯穿那又硬又粗的麻衣，哭着說要脫掉牠；大的孩子傷心得和他母親一樣涕淚縱橫，慘痛欲絕！

近兩三年來，我已經不知去過多少次殯儀館了，每次都要流下不少眼淚，這次看見李太太傷心的情景，我也忍不住熱淚滾滾而下。

「可憐文化人，腦漿絞盡便歸去；性喜研兵學，李廣不封緣數奇。」

在許多輓聯當中，我在筆記下了張鏡影先生這一幅，尤其最欣賞他的上聯；因為我們都是文人，將來也都有那麼一天：「腦漿絞盡便歸去！」

x　　x　　x

在這個痛苦的世界上，多少人想死却得不到死，李浴日先生却悄悄地毫無痛苦地永別人間，他太幸福了，他已盡了他最大的責任，對得起國家民族，死無遺憾；只是他的夫人和兒女太苦了。

李先生雖然得到了解脫，永遠地安眠於九泉之下，但他那偉大崇高的愛國精神，是永遠不死的！

十年回憶

——為紀念李浴日先生而寫

鄭明能

（科學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南京初識

民國三十五年春天，南京的氣候雖常從北方帶來些殘寒，然日麗風和却有無限美的風景，紫金山的樹林、草木一天一天的生長變化，使人覺得大自然的偉大，這是在常綠的臺灣所看不到的。有一天我從光華門的城郊作了一張寫生回來，我的姐姊丈林幼湘適從重慶到京，因不久就要赴東京駐日代表團工作，要我陪他到各處訪友，記得第一家到的是四條巷一幢洋房住宅，我一進門就看到書架上置滿了軍用書籍，其中亦有日本各種軍書，我一看就知道這家主人一定是一位留日的學者，果不出我所料，內面出來了一位中年肥胖中等身材，談起話來很殷勤很爽直還帶了些廣東口音有學者風度的人物。我的姊丈馬上給我們介紹並說：「李先生是我親信的朋友，是一位忠厚的學者，你們一定談得來的。」這是我認識李浴日先生的開始，以後我們常有來往，且過從很親蜜。

是年底我到了上海（那是我常在上海南京來去），有一天浴日先生來訪，因東京姊丈處運回日本歸還我國的物資文物數百件，其中有六十多件是姊丈的圖書，內有一部份是給浴日先生的；他來協助我工作，我們在上海楊樹浦海關忙了數天才整理完畢。

三十六年冬天我曾回臺一次又再轉回上海、南京，這一次是準備全部搬回臺灣，那時我的書籍一部份寄往南京暹羅大使館，我剛在整理書籍的時候，佣人來說：「有一位李先生來訪」，原來他已知道我將離開南京特來訪問的。

臺灣的過從

三十八年秋天，我在臺北接到他自香港寄來一信，謂不日來臺，同時東京姊丈亦來信囑我：浴日先生到臺須多多協助，我曾回信給他，表示歡迎。

他來臺後最初是住在汐止，我們常來往，他常約我到汐止靜修院附近遊玩釣魚，或在山上樹蔭下的石桌下棋。他每次到靜修院手裡總提着一個布提包，內放着紙張、鋼筆、書籍，原來他是到靜修院寫文章和看書的，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定工作。他與靜修院主持慈航法師似乎亦談得來。有一天我們在附近爬山，曾登到最高峯，我們亦常談論到自然風光與臺灣地理、氣候等自然科學問題。《臺灣必守鐵證》一書就是在汐止寫成的。他爲了在臺要復版他的四大著作：《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與《臺灣必守鐵證》等書常來臺北要我協助。我馬上替他介紹印刷製版廠。那時正是臺灣印刷界復活時代，常有一件印刷品拖延過限期。我們為準時出版，整日在印刷廠督工，爲了工作上便利，在我的寓所處設了「世界兵學社辦事處」，我們常常都在一起，那時我正在實驗一點化學工作，在我的研究室裡他做他的校訂，我做我的實驗，我有空就幫他工作，如此在三十九年七月出版《臺灣必守鐵證》，四十年三月又增訂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復業第二

版。同年十月一日發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復業初版，四十一年七月發行復業增訂初版《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同年九月二十日再發行復業《兵學隨筆》增訂本初版，以後又將四本合訂為《決勝叢書》。

其間曾任《實踐》月刊社總編輯，該刊發行後頗得各方好評，為國內水準最高刊物之一，可惜其後因經費緊縮而縮小篇幅。

四十二年秋任《戰鬪》月刊社長，創刊時訂戶不多，每月經費亦少得可憐，處處節約，曾送我一盒「世界兵學社副經理，戰鬪月刊社編輯」的名片，我亦曾代他找了幾個廣告。自後經浴日先生不斷努力，內容逐漸充實，經費亦漸增加，成為今日《戰鬪》月刊，頗得前後方讚賞。我們可在合訂本看出他如何用盡心血以最少經費來編成本刊，他時時刻刻不忘為《戰鬪》月刊盡最大努力，結果由於過度疲勞而結束了他的一生。

其人其事

浴日先生為人忠厚誠實，做事負責，忠心愛國，只知道工作，只知道勤勞。他一生就是奮鬪，就是戰鬪，他生平根本就沒有享受過。他是個實踐的人，他做事「必定成功，必有其果」，這是他的工作信條，立身之本，以下我可舉出他的長處來說明他的行為與人格。

一、做事無論大小，慎重精細、忠於職責。為職務不辭赴湯踏火之苦，一切工作必定做到成功。關於此兩點有和他同過事的就很明白，他做事如何忠於職責，大小諸事均是慎重精細，《實踐》月刊，《戰鬪》月刊諸同仁更明瞭的。他做事絕不馬虎，他

的文章一修再改，再改再修，印刷校對最少要有五、六次，多至十多次。付印後亦常注意校閱，若發見一字有錯，無論還剩多少張，必定要更改。他如此常使印工不勝其煩，有一天有一知識工友問其為何只剩下數張亦要修改，他回答說：「可達成最少錯誤，雖僅數張必要時可發往重要部門」，使該印工驚嘆其精明遠慮，這是數月前該印工親口對我說的。

二、勤儉簡樸，事事節省浪費。他的日常生活服裝都很簡便，無論公私均不許有浪費，如《戰鬪》月刊的信封、信紙、稿紙都常利用數期餘剩紙張印成。不拘形式，有實質的精神，絕無虛偽作風。

三、他的交友重於精神的結交，絕不偏於物質金錢來往，他所做的工作亦然，所以一生清寒。如他與我的關係亦完全義務的，他對待人是誠心誠意，並不一定爲了金錢或物質，他所研究的學問，亦是枯燥無味的理論，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喜交友，最重恩義，樂為他人表揚長處，友人有了事故，為友代勞盡力做到。如《時代生活》月刊社長彭克定先生逝世時，他自己生活已經夠緊張，還到處為他募捐。

他平日治學至勤，對於文藝自然科學亦有很大興趣，凡有關係科學的稿無論長短一定找到我來商量。我們當談到自然科學，他必究問到詳詳細細，尚須給他一個結論才行。他常拿他的《孫子兵法》與現代科學來對照討論，亦常向我借了物理學書回去研究。本刊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王陽明特輯中的《王陽明與竹》是他提交我的題目，他要我以科學來論述，那時我正因年關迫近，無暇握管，他却連催數次，稿成後因為古今學問方向、分門

互有不同，他為慎重起見與我辯論數次，最後我提示「科學史」與「科學研究方法」，他始讚同，以此可見其做事精細。

記得去年夏天他從金門太武山頂上採來數塊白色岩石（石英石）與很多海邊貝殼要我去看，後來要我彙集資料寫成一篇〈金門之地質與礦產〉。必要時要我去金門遊玩一次。四十二年他曾患過一次血壓高，他爲了此事不知同我討論過幾多次，其實我只能與他談論醫學常識罷了。

我們最後一次討論有關科學問題是本刊第五卷第一期〈醬油與反共抗俄〉的關於醬油防腐劑的藥理，我曾供給他藥理及日本使用防腐劑的歷史文獻。

他對美術亦很了解，曾與我參觀過幾次畫展。

十年回憶

「人生若夢」，人生雖「有來必有去」。人人總有一天走回舊路，可是不外是一回「人生夢」，進步的人類一切學問至今尚無法對於「人生夢」下一個結論，永遠是一個「夢」。我們同浴日先生亦不外是一場大夢？十年如一日，記得十年前在南京相識，今日已經再也不能相聚，再也無法談論。我們曾常在汐止、螢橋釣魚、游泳，或曾共同工作至半夜，亦曾到過新莊、三重埔，在深夜風雨中同歸。我曾流落萬里他鄉；他亦奔走萬里海外；我們之間毫無客套，完全精神之結交；他是一個稀有學者，有勝過他人許多優點與人格，是個實實在在埋頭苦幹的人……

八月七日晨十一時，我因事赴基隆，至夜十時始回家，家人忙把李太太寫來的字條給我，寫的是：「李先生一早起床就昏倒

不省人事，囑快找醫生來。」家裡人又說「浴日先生已逝世了」，這一連串的惡耗傳來，叫我搞不清，真有如夢境！我馬上趕到中和鄉浴日先生的寓所，才知道在早上僅兩三小時便急逝去了！如此我的姊丈給我介紹的一位知己，竟成了永訣！我在南京寫生〈南京城牆一角〉依然掛在我的房間，我家裡的人都說：「從此再沒有一位腳步聲很重，一踏上樓梯馬上叫一聲『鄭先生」的人來訪了！」原來他同我全家的人都談得來的。他現在與我們一別千古，這就是「人生夢」，我做了一回大夢，他做了四十七年長夢。我已沒有什麼可寫可表示，唯有在本刊草成一點回憶，來追悼故友在天之靈，和祈禱他的冥福吧！

四四年九月十日於研究室

我與李浴日先生之締交

李震

（軍事教育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與李浴日先生之締交，初為文友，繼而合作，後爲知己。

當抗戰期間，李先生創辦《世界兵學》月刊於廣東，時由於交通阻梗，大後方書籍，前方戰區大都無法獲得，且由於李先生《世界兵學》月刊，極力提倡東方兵學，尤其對於兵學鼻祖之孫子哲理，闡揚不遺餘力，並藉此以發揚國粹，恢復民族自信心，此時作者適自陷區之最前線，回至七、九戰區工作，得讀先生之《世界兵學》月刊，為之神往，遂訂閱之。繼而為該刊撰稿，自此以後，作者遂與先生成為文章之契友矣。

及三十六年作者出版所著《將校才德與治兵》時，先生即予以諸多協助，並將該書篇章摘要分別發表於南京當時之各什誌，藉資普遍。自後先生在出版事業上，遂與作者時相合作，當其籌建蘇州孫子紀念亭時，尤囑作者與之致力焉。及至大陸淪陷，撤退來臺，作者於鳳山陸軍官校創辦《兵略雜誌》月刊，先生得悉作者狀況，曾數度南行，時相作學術上之磋商，則吾與先生之交，至此易形親切，而引為知己之至友矣。

先生性純厚敦樸，高尚無華，好學術，鑽研不倦，關於先生研究兵學之起源，先生曾與余詳述其經過，他說：「當我某年留學東京時，見日本各坊間排列甚多種類之孫子書籍出售，因感國內坊間少見，乃引起我之好奇心；遂一翻閱之，皆為日本將校研究孫子之著作，遂逐一蒐集，詳加研究，經久深覺有所悟，乃選

其尤精者十餘種，從事編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現為《孫子兵法新研究》），回國後，此書初稿告成，遂在廣州初版」，此為先生研究兵學經過之大要。自此，先生即專從事於兵學之研究，並創辦《世界兵學》月刊，其後數年，先生歷著譯有《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孫克兵學新論》、《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等書問世，遂一躍而為中國兵學之聞人矣。

先生前數月，復從事編著《吳子》一書，並謂待完稿時，將請余為之校閱，不幸此稿未完，而先生已與世長辭矣。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兵學世界之奇輝碩果，不幸壽促，不僅為先生惜，尤為我國兵學界惜也。

先生與余締交之深，概如上述，及八月八日突聞先生惡耗，不勝錯愕之甚！其後數週，為悼惜先生之逝，與念我等交誼之深厚，每每為之精神恍惚焉。

為戰鬥月刊紀念李浴日先生逝世而作

陳縱材

（前聯勤總部參議）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不朽事業，在立言方面浴日先生洵然盡其最大努力，而成就亦偉，在彼努力軍事文化垂廿餘年，成書過萬字，均由其一手所自創，並無接受任何之支助，其功已不可泯。

在彼所著述典籍中，以《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最為余所推許，蓋《孫子兵法》博大精微，包羅萬象，人不易解，今得李先生以哲學之眼光分析之，正是其獨到之處，且以流暢之筆，引申其義，使讀者一目瞭然，尤為其著述之特長，故其書不祇是兵學之書典，而亦是文章中之精華也，然而，李先生往矣，吾知此書今後必去宏揚於世界，紙貴洛陽也。

李先生嘗言彼以微小之經費，辦一軍事刊物，與國家耗費大量金錢，辦一軍事學校適應國家之需要無分軒輊，余常味其言，蓋創辦軍校與刊行軍事讀物在作用上並無分軒輊，蓋軍人必須在學校養成戰鬪技術與用兵治兵建軍之學，先行奠立本身之基礎，但學問完成，得成為一代名將，則端離校之後，本其經驗與窮年累月研究而得，軍事刊物即能供此需要，其價值已不待言。

今李先生雖逝，然其嘉言懿行，則正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委地，吾知李先生其永存矣！

戰鬪一生的李浴日先生

王藍

（作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李浴日先生逝世了。我應該寫篇文章悼念他；可是，剛一提筆，眼淚便湧上眼眶，心出奇地哀痛，手也有此顫抖，我想，我這篇東西必定是有「文」無「章」，因為深深的悲傷絕不允許我在寫作「章法」上費心思了……我有的只是無法傾吐的太多的悲傷，無論怎麼寫，也不能把那悲傷寫出萬分之一……。

浴日先生逝世的前一天，還曾到我家中來；然而，我沒有碰到。我由外歸來，孩子們告訴我：

「爸，廣東李伯伯來了！」

我的親友中頗多李姓，為示有別，孩子們自動地給浴日先生氣了個「廣東李伯伯」的稱呼（浴日先生是廣東人）。孩子們對這位「廣東李伯伯」，由衷地敬愛，當然一方面由於浴日先生平日對孩子們特別好，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乃是孩子們觀察得出平日我對浴日先生的敬重、友愛，是既真且深的，所以孩子們自然地跟着我奉獻出他們一顆顆最赤誠的心，獻給浴日先生。

「廣東李伯伯來催您寫稿，」大孩子鄭重地告訴我；「他說您怎麼老不在家？他要您馬上交稿，他還要和您談談。」

我感到一陣歉咎，答應給浴日先生主編的《戰鬪》寫稿，已經又「脫班」了。我決定明天把稿趕完。可是第二天正好星期日，整天親友來訪不絕，結果未能動筆。

第三天，唉，就是第三天，當我早早起來準備給《戰鬪》寫稿時，報紙來了，一萬萬個沒想到的，上面竟刊出了「浴日先生昨突逝世」的新聞。

當時，我的眼前一黑，幾乎失去知覺。我猛搖了幾下頭，重新睜大眼睛盯了盯報紙，沒有錯。我多么渴望我會看錯了啊！立刻我跑到紀瀅先生家，原來他昨夜已經曉得了。並且當他得知這一意外惡耗後，心神大受刺激，以致出外訪友時，竟走迷了道路，他說：「那是一個常去的朋友家，可是找來找去找不到了，心中儘是想着浴日先生……」

我趕到殯儀館，開弔是在翌日，正好還可以瞻仰了一下浴日先生的遺容。他靜靜地躺着，嘴微笑着不動，一臉祥和，善良。他戰鬪了一生，他雖然不該死得這麼早；可是他死得坦然，死得安謐，因為他奮鬪了一生的貢獻，足以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上帝了。如果真有天國，天國的門必正為這種正人君子革命學者而敞開着。

李夫人見到我時，痛苦倒地，淚如泉水湧出，不住地嚎啕着：「我不能救活浴日，我對不起他！」

這一位賢慧的李夫人，久為我們朋友圈中所崇敬，她不但相夫教子持家有方，更對國學有極深的造詣，寫得一手好文章，若干年前，還曾寫了不少動人的小說。自從嫁給浴日先生，無暇執筆，除了幫助浴日先生辦理出版事業，全部精力更花費在廚房。浴日先生七口之家，從未僱有下女下男，凡事都由李夫人操作。浴日先生一家，一直過的是最簡樸的生活，可是浴日先生熱情、豪爽、好客，任卓宣先生、張鐵君先生、陳紀瀅先生、和我經常

為李府座上客，李夫人烹調的廣東菜，是我們近數年來在臺灣吃到的最好的宴席。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唉也許正是美滿得連上天都嫉妒了？因而，竟將浴日先生召去……。

浴日先生的身體，除了血壓稍高，原是十分健康，雖然因為數十年心血的耗費，頭髮已經白了不少，可是精神充沛，體力健壯，每年夏季從不中斷到中正橋下游泳。他每次去河邊游泳，總要從我家園子裏穿過，也總要小坐片刻，有時談得高興，他便回家換了衣服，再返回來暢談到夜半。每次的談話，他都強調「立即反攻——不斷反攻」的重要。這是他多年來的主張。他對於反攻大陸似乎比任何人都渴望得迫切，回憶起來，仿佛他已預知自己可能趕不上反攻的時候了！沒有比這個更值得悲傷的了。浴日先生竟真未能看到國軍重踏上大陸……。

浴日先生終生從事兵學著述。屢蒙中央褒獎，選為優秀黨員，並屢蒙總裁召見嘉勉，真是一位難得的、忠貞的、有理想、有抱負、埋頭苦幹實幹的典型學者、典型革命家。但他在艱苦重重中支持《戰鬪》月刊，也正為了《戰鬪》月刊，而造成了這次的不幸，造成了他的腦溢血不治……世界上常是過於認真負責的人碰上這種遭遇，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却一個勁兒地活着消耗糧食。可是，墮落腐化的後者就算活上一百年一千年又該如何？只不過是一個活的的木乃伊罷！像浴日先生生前這種不肯放棄一分一秒致力於文化救國工作的人，縱然仁者不壽，可是他戰鬪了一生，他的生命却永遠不朽！他才是真正獲得到永生！

浴日先生去了！浴日先生首先發起的「文化界聚餐會」仍在如期舉行。我們已經集議，為他的子女募集一點教育基金，我們

這一群都是窮書生，可是我們一定也要竭盡棉薄，奉獻上我們的至誠！浴日先生生前頗痛恨潛伏在文化界中的「赤、黃、黑」三害，去年文化界發起文化清潔運動時，他主張徹底肅清三害，應該是他一宗遺志；爲了紀念浴日先生，我們今後必須再在文化清潔運動上多多努力！除了這幾點，我還希望大家集合力量，早日出一套《浴日先生全集》，將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印，以流傳後世。因為他那些作品，是應該流傳，值得流傳的。

九月十六日於中和鄉曦園

憾底洄溯

——為悼念學術導師李浴日先生逝世而作

羅雲家

（軍人作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一、

八月十一日的下午，天是那麼悶熱而陰沉。沒有風，樹梢也停止了她的婆娑起舞；沒有太陽，所以堆堆的烏雲也就隨着佈滿了天際。大地的人們汗流浹背的在工作着，活動着；而我們？當然也無法例外。我坐在吉普車上，雖然從善化出發，且等於「兜風」了一個多鐘頭，可是額上的汗珠仍似舖滿於簷上的朝露，看看車上的速率表，指標已向着四〇邁上，但歸心似箭的我，却仍在心意煩亂的命令着駕駛兵：「再快點！」

到達駐地的時候，恰巧傾盆的驟然大雨正落下來。我們奉命出外督導「中興演習」已經半個月了，所以下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走到單位收發組，去看看有不有自己的信。

「轟隆！轟隆……」突然間，半天裡一道閃光之後，響起了幾聲巨大的霹靂。我被震驚了！頓時幾乎顫掉了手中的其他幾封來信。

原來同時產生霹靂般的驚人作用的不是那天空的雷聲，而是由臺北方面寄來的一件訃告——那上面書明：自由中國兵學界先進的李浴日先生，不幸於八月七日患腦溢血逝世了！……

「怎麼啦？參謀！」我仿佛聽見收發士官這樣驚奇地問過我。但我並沒有回答。我只是心在狂跳，血在加速奔騰；於是我頹喪地坐了下來。望着那白紙上的黑字，眼睛也隨之而模糊了起來：「這是真的？這是真的？」我自言自語着，慨嘆着；嘆惜我從此失去了一位良師，也為我們之間的「緣慳一面」的遺憾而痛恨着造化小兒的不仁！

謝上士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安慰我地遞給我一支香煙；我點燃了，吸着，猛吸着。終於在那藍色的氤氳中，我的思潮洄溯到了三年前的一個興奮的境遇裡。……

二、

「嗚！」火車載着滿車的乘客從新竹向北開出了。我提着行囊，擠在個個因炎熱而煩惱的人群中；抬頭望望行李架，東西是滿滿的，俯首看看左右的座位，人與物同樣的擁擠不堪。因此我只得停頓下來，放下行李於通道中，人站着用手擦汗。

「同志！」突然有隻手拍在我的肩上，「請在我這裡坐下休息吧，我也坐得太累了，需要站起來活動一下。」

「不！謝謝您——」我既感激而又囁嚅地說：「先生讓座給我，那實在是不敢當的。而且我只是一會兒就到站了。」

「不必客氣，」他邊勉強地拿着我的行李放進座位下，邊擺着手勢說：「請進呀，我需要到車廂外區透透空氣了，這東西煩你照顧一下。」於是我就在「婉却不如從命」的心情坐下了。

車子到了伯公岡，下車的男女特別多，據說今日從各地去「拜拜」的善男信女，至少有四五千人。我望着車外，心中有無限的感慨；迷信、道德、神棍與愚民，我能說些什麼？

「同志，你覺得這些信神的人好笑嗎？」不知這位戴着近視鏡的先生，在什麼時候進來坐在我的那面了，我不安地馬上起身說：

「先生：我不覺得可笑，只覺得對它們可愛和可憐。」

「你是軍校學生？現在幹什麼職務——看你很少年老成的。」

「很慚愧，現在是上尉連長，」我先是點點頭，說完後我禁不住打量了他一下：着一襲中山裝，眼睛炯炯有神，頭髮中已有些斑白了；我於是從他那不凡的氣宇中：立刻發現了他的經驗之豐富與學問的淵博來：「請教先生貴姓大名？」

「請坐，」他禮貌地說：「兄弟姓李叫浴日——李浴日，轉請教？」

「啊！」我不禁驚訝地站起身子說：「原來是兵學界的先進李先生，久仰久仰……」於是我們就在歡欣地氣氛裡談了起來。當車抵中壢車站，臨別時，他還非常熱誠地送到車廂門口握住我的手說：「……有時間歡迎您來舍下玩。我很喜歡和你們青年朋友在一起研究……再見了！」

「再見！」我十分激動地說：「我能來拜訪您，向您請教，那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也是我的一向夙願。謝謝您！」

三、

我是很愛鑽研兵學的，雖然我在這方面的根基很淺。我也是很愛寫點稿子的，雖然我在這上面的造詣不深。但如果說這種興趣和愛好是由於戎馬倥傯的生活把我訓練得如此，則遠不如說是由於一位熱愛我的老師——李浴日先生之指點而產生較為恰當些，如果這話是出於我內心深處的話。

我研讀《孫子兵法》開始於南京，那時候我在傘兵總隊任職；該書解註的人是誰，我雖不能記憶，但他那以片面的見解去作狹窄的闡述孫子的原意，是頗使我非常失望的。其後因赴中原剿匪，繼之又參加淞滬保衛戰，和舟山群島的防守，所以一直沒有時間去從事學術上的自修。轉進臺灣以後，奉命於新竹、桃園擔任海防，由於生活與環境均較大陸時期為佳，所以自修之念才又開始浮於腦際。

事有湊巧，恰在此時我接到李中校的一封短簡：「雲家同志：欣聞你隨石覺將軍傑作下的舟山勝利轉進，安抵新竹海濱，茲無以為慰之餘，特另寄上吾友李浴日先生之大著《孫子兵法新研究》一冊，用表存忱，敬希哂納珍藏細讀為幸！……」

我歡喜得什麼似的於次日即收到了此書。看完了書首的幾篇評介和序，他即令我產生了愛不忍釋的興趣。此後我整整費了三個月的時間研讀該書。在讀的時候，我先予以圈點，作劄訊，寫心得，然後再參照各雜誌上有關此類著論評介和闡述的文字，予以對證研究，結果使我發現李先生對此書的寫作有著如下的特點：

（一）資料蒐集非常豐富，且過濾的功夫下得很深；

（二）對孫子兵學思想之形成的時代背景與影響，有深刻透澈的研究，故對其著作之闡述甚有獨特見解；

（三）對中國歷代戰史與中國兵學傳統思想，都有甚深的領悟，尤以對現代戰術戰略之演進有正確的看法，故能將其己見與孫子融會貫通。

基此，在我的心靈中，一個令人非常崇敬的李浴日塑像隱隱出現。我覺得他定是一位道貌岸然而神聖不可侵犯的學者。但是誰知而今所見的李先生，竟會完全與我所想的相反——而是那麼充滿了熱情、平和、友愛、謙恭的文武雙全的人物呢！

四、

別後的歲月哩，我因公務纏身，一直未能獲得機會去中和鄉拜訪李先生，為了表達繫念之思，我開始時常寫信問候他；有時也會對某些疑難提出請教。他每次都很快的給我覆示，文字是那麼有力簡樸，語句是那麼親切愛護；之後他時常寄贈給我一卷《戰鬪》雜誌，說明這是他以心血培植出來的果實；我珍惜地把它的每一頁都細讀著，於是我開始發覺自己的知識之淺陋，和見解的愚拙；因此我決定學習寫作。起先，我函請李先生教我方法，他覆了，大意是這樣的說：

「經驗是學問的泉源，生活是經驗的寶庫。……任何工作與事業的成功，有賴於書本的知識至多佔百分之三十，有賴於實際的工作經驗至少佔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們寫作的秘訣是多看、多做、多寫！你有如此上進的決心，值得為青年朋友們慶幸，也值得我們向你欽敬！

寄來的〈如何統一情報思想〉大作，除小部分有不妥之處，需要修正外，一般地說，它是一篇成熟之作，我們準備於即期採刊。茲再附寄撰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一本，敬請哂納並賜教正。……」

你們看！李先生的為人是何等謙虛熱情。他對人是如此誠摯博愛，交友是如此純真、坦率；沒有利用目的，也沒有利害觀念。有的，只是一片為自由祖國兵學思想之統一與建立工作的赤忱，和為晚輩青年之獎掖與提拔的助人美德。像這樣的「好人」，在人海茫茫中能找到多少呢？

流光如逝，我在他的不斷指導與鼓勵下，拙作也不斷的在《戰鬪》上與其他軍事刊物上和讀者見面了。我深想報答他，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好呢？去年我們戍守小金門。突然在十月廿五日的下午，接到了他親筆給我的兩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臺北發出而遲到的，另一封則書明「托於福建省政府旅次」。茲為紀念先生對我之格外愛護，爰將此二信一字不漏的錄之於下：

「雲家先生大鑒：示悉。本刊取採甚嚴，故大作只發表了一篇，其餘尚未經審查通過；台端在《軍事雜誌》所發表之〈水鬼研究〉一文，頗博得讀者喝采；本刊為金門所辦，先生在前線抗戰，尤宜賜予傑作，以光篇幅，胡劉兩司令官對本刊甚為重視，如有精彩作品，請先寄本刊發表為盼！專覆祇頌勛祺！

弟李浴日手啟十月五日」

「雲家先生勛鑒：此次因公來金門，本月廿四日乘機返臺，旅途匆匆，未克前來慰勞，為歉！先生一面作戰，一面著作，前途無量，他日必可成名將，僅此豫祝。弟寓省府第一招待所，有

便請通電話一談。近日未知有捕獲『水鬼』否？匆此不一，祇頌勛祺，並祝勝利　　弟李浴日手啟廿二日」

五、

從金門調回本島南部服務，時間雖然逾了半年，可是卻鮮有機會北去探訪先生一趟。想不到就在我工作正忙的期中，溘然長逝，與我從此成了永訣，而同時在我的前途上，少了一盞指引走向光明大道的明燈！能不叫入五中俱裂，痛悼萬分！

悼吾鄉李浴日先生

盧震

（作家）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五百年來，以文人而知兵事者，明有王文成，清有曾文正，此兩公皆以文人綰兵符，克平世亂，建立不朽之殊勳。先生生當亂世，獨專心鑽研兵學，數十年如一日，著述等身，為軍事論壇所推崇，其致力闡揚中外兵學，宣傳國策，鼓吹抗戰反共，提倡兵學研究，先生之志，是亦王曾二公之志也，惜其際遇不及王曾二公，故無二公之勳策，今日齎志以歿，是不獨為先生惜，尤為吾國兵學前途惜也！

吾雷素稱文化落後之區，先生獨能蜚聲文化界，正喜啟導有人，今而後，其發聵振聾者何人？先生在時嘗本 國父「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之革命戰理，力主不斷反攻，逝世前夕，又欲赴金門前線收集登陸戰資料，做具體研究，當此海峽風雲正緊之際，正喜共同籌策反攻，今竟溘逝，情何能已，是先生之死，實桑梓喪賢良，國家失棟材！

先生雖死，而先生之文言不朽，精神不死，雖死猶生，吾輩後死者當效法先生之為人，繼續先生之遺志，達成反攻復國之任務，以慰先生之靈！

浴日先生的中學時代

吳文曉

（前總統府秘書長）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故友李浴日是國內知名的兵學家，關於他成名以後的事蹟，本刊編輯委員已約了幾位名家執筆了。這裡，我想談談浴日的中學時代。

民國十五年八月我考進了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以下簡稱「一中」，他的前身是廣雅書院，民國廿年以後改為廣雅中學）高中一年級，同班裡有一位年紀比我大三四歲，長得很結實的同學叫李鐵軍（浴日一名係他在上海讀書開始用的，以後著譯多用此名），這就是後來成為兵學家的李浴日了。

浴日沉默寡言，好讀書，氣味和我很相投，起居作息常常在一起，親愛如兄弟，從此成了莫逆之交了。

「鐵軍」二字普通說來有勇敢善戰的勁旅之意。浴日在「一中」時候用這個名字。足見他少年時代就有立志做兵學家或為國家建立一個勇敢善戰的勁族，以抵禦外侮，復興中華的大志。

再從他在「一中」時候所閱讀的課外讀物來說，當時一般中學生，除一些左傾份子喜讀郭沫若、成仿吾等匪黨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數的學生都愛讀《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奇怪的是浴日卻與眾不同，他的書架上除了教科書外，放滿了周秦諸子、《左傳》、《四史》、《菁華錄》之類的線裝書，其中他常常看的記得是《孫子》，以一個初中學生居然閱讀這些線裝古

書，我當時頗以驚異的眼光來看他，因為我對這些書本很少涉獵，和他雖然是日夕相處，卻沒有談過這些書之事。後來他譯著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出版，我從這件事聯想起來，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學是淵源於中學時代，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了。

上面已經說過，浴日是民國十五年八月進「一中」的，那時正是 蔣總統率師北伐，國民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而「一中」又是革命策源地——廣州最著名的中學，共匪要毒化青年，首先就攫奪這個學校，透過了他們的劫持下的國民黨青年部，除了派親共份子陳某為校長外，並派遣大批職業學生混了進去，在學校裡建立了少年先鋒隊、濟難會(第三國際的一種外圍團體)、血花劇社等組織，許多純潔熱情的青年被他們誘騙進去，從此神聖的學府，變作共匪鬥爭的戰場，弄得學潮澎湃，絃歌幾絕，真是鬧得天翻地覆，沒有半刻安靜，反對他們胡鬧的人，被批評的體無完膚，連祖宗三代都遭清算，埋頭讀書的人，都給你帶上落伍頑固的帽子；大家噤若寒蟬，不敢發半句怨言，否則便有捱打或被迫退學的可能。就在這樣萬分險惡的環境裡，浴日卻以一個國民黨員的身份（因為我當時年幼，沒有入黨，他是否「一中」黨部的負責人，不得而知，後來也沒有問他）挺身而起，不顧一切，進行反共戰鬪，居然能在學生會中活動，成了學生會中的反共中堅人物，每次學生大會，看他和共匪份子辯論的面紅耳赤，甚至拳腳交加，演出全武行的場面不知凡幾。當時幼弱的我，看來頗有點害怕，而浴日卻愈戰愈勇似的，有些同學們勸他，反被他說服過來，變為他的有力支持者。這種不畏強暴的戰鬪精神，在他的中學時代已經表現的有聲有色了。

正因為他反共最力，共匪學生恨之刺骨，成為他們眼中之釘，當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匪酋葉劍英在廣州暴動的翌晨，浴日就被共匪指名捕去，關在東堤的××會館裡，正擬下毒手之際，幸而我反共將軍李福林的部隊反攻過來，共匪倉遑逃竄，浴日倖免犧牲，真可說是虎口餘生了。

記得浴日脫險回來第一句話就說？「想不到今生還能看見你啊！」，當他歷述被拘時的遭遇和共匪的猙獰面目，至今都有些餘怖。從這一段事蹟看來，浴日在中學時代，已是一個反共的急先鋒了。

再說到大革命時代的「一中」，被稱為革命的學府，注重軍訓，並實施軍事管理，每天一操一講，學生們穿起草綠色的制服，拖起粵造的七九步槍，儼然一個丘八似的。許多嬌生慣養的同學，對此種軍事生活甚感拘束，嘖有煩言，每天清晨出操，總是到得不甚踴躍，下午上講堂更是寥寥無幾，尤其上典範令一類課程時，儘管教官們很起勁的逐條講解，聽者卻是枯燥無味，打瞌睡者有之，看小說者有之，溜去合作社吃零食者有之，只有浴日和少數同學屹坐在課堂裡，凝神諦聽，毫不馬虎，再當時一些同學談來頗以為他是一個怪人了。

又記得那時每星期六上午，照例有兩小時的野外演習，教官們把我們帶到學校附近的丘陵地去做野戰演習，有一次演習進攻，教官發令要我們跳過一條頗寬的壕溝，那時正是雨後泥濘，壕溝積水，大家正在遲疑不決之際，浴日卻隨著教官跳了過去，不慎滑倒在溝旁，弄得滿身泥漿，有如醬鴨，大家嘩然取笑，浴日卻趕快爬起，繼續前進，毫不理會。

浴日再中學裡對軍事課程如此認真學習的態度和勇毅篤實的精神，又可以作為他後來成為偉大兵學家的注腳。

浴日逝世已經一個多月了，慚愧的是我不是研究軍事，不能對他的兵學理論有所闡述，只能就他中學時代的瑣事做一個憶述，使大家對浴日有更深的認識，聊以誌我個人對他的哀思。

李浴日先生榮哀錄

附篇(一)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本社故社長李浴日先生於上月七日晨因腦溢血逝世，其生前友好即日為之成立治喪委員會，並在九日上午假極樂殯儀館大禮堂舉行公祭，是日前赴致祭者有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以及社會名流數百人，團體祭者則有金門防衛部、福建省府、廣東省府、各同鄉會、各社團等機構，一時素車白馬，備極榮哀，茲編所錄，乃由治喪會所供給。今照載於後，作為本紀念號的附刊。

——編者附識

輓　聯

潛修兵學 才識超群 灼見真知頻傳誦
久共情誼 德行素仰 風悽琴渺動哀思　　鄧文儀

十年前早喜相知 記披襟縱酒拊掌談兵 時向空林邀阮藉
一夕間頓驚隔世 賸筍澤成塵遺篇待梓 更傷流水失鍾期
劉詠堯

是兵學家 是文章家 著書緣期救國
乃宣傳員 乃戰鬪員 策仗豈為封侯　　雷湛旅臺同鄉會

兵學數權威 無誰與比
文章能淑世 惟子有之　　治喪會同人

純樸儒風宗孔孟
高深兵學究孫子　　梁寒操

頻年苦著書 能解心肝嘔已盡
一旦驚騎鶴 忍聽孤寡泣無依　　陳學談 陳瀚華

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型流與後人看　　李　才

大角纏兵氣
天地毓奇英　　劉聞祖

可憐文化人 腦漿絞盡便歸去
性喜研兵學 李廣不封緣數奇　　張鏡影

孤寡無依 親朋隕淚
文言不朽 兵學留輝　　劉志軒

論交近卅載 往事尚如昨 惡耗傳來疑是夢
話別才兩日 今世已難逢 良朋西去竟成真　　劉崇齡

從抗戰到剿匪 廿餘年來親如骨肉 正望携手反攻大陸 豈料兄魂歸西去
由孫子到克氏 無分日夜情同手足 切盼促膝共研兵法 只恨穹蒼不憐人　　陳縱材

兵學號大家 碩望早傳海內外
精靈應不滅 英魂長繞嶺東南　　譚國鐸

學富雕龍 文修天上
才雄走馬 星隕人間　　謝玉裁

論交在烽火彌天之中 慷慨憶談兵 任俠儒林應合傳
歸命於萑苻遍地以後 鼓吹期報國 雲根海浪兩相催　王澤民

令譽早馳揚 兵學著權威 文壇稱泰斗
音容猶宛在 袍澤失先進 黨國喪賢良　　憲兵雜誌社

文人知兵 苟不遇時 曾左李胡 與君等矣
浮生若夢 到無言處 電露泡影 有恨何如　　杜如明

東瀛常擔簦 精研孫子兵書 武學範疇推巨臂
南海喪舊雨 光大百家戰略 儒林祭酒更何人　　丘斌存

兵學擅長才 著作等身 軍事論壇稱泰斗
海天凋碩果 萬方多難 悽涼風雨慟人琴　　陳本昌

兵學於今傳泰斗
名山自古有遺書　　軍事雜誌社

文士知兵 孫子一書名天下
哲人其萎 逢萊萬眾哭先生　　郭桂田

為主義 為國家 一本孤忠 以讜論之恢宏 不讓揮戈浴血戰
是聞人 是儒將 兩者兼著 慟河山猶未復 那堪重讀反攻篇
　　周香畹

卅載雕蟲 能酬黨國 誰云小技
一朝騎鶴 忍別妻兒 實是何心　　唐耕誠

君逝矣 遺著猶存 永垂典範
眾來也 驚聞噩耗 痛失專家　　中和鄉民眾服務站

流水夕陽千古恨
悽風苦雨百年愁　　陳舜 蔡傑 蔡一民 鄧奮生 黎鎏

仙遊臺島 萬里華僑同惋惜
才高泰斗 劉邦知友盡哀思　　賴之瓚

輓　軸

盡粹兵學---------于右任
修文赴召---------胡　璉
英靈永在---------黃珍吾
積學高文---------萬耀煌
長才未盡---------張瑞貴
道範長存---------彭孟輯
哲人其萎---------劉玉章
文言不朽---------鄭彥棻
　　鄭倫蘊珊
痛失英才---------馬超俊
兵學留輝---------任卓宣

痛悼良朋----------梁華盛　　哲人其萎---------王　鎮

痛切人琴----------韓漢英　　哲人其萎---------鄒志奮

痛失良朋----------薛仲述　　哲人其萎---------鄧龍光

我失良朋國失楨榦-宋念慈　　今之孫子---------郭壽華

南國星殞----------董世芳　　哲人其萎---------楊叔蓀

痛失良朋----------余　拯　　痛失良友---------張　明

痛失良友----------李士英　　哲人其萎---------盛　文

國失良才----------陳壽民　　痛失良友---------鍾超如

痛失良朋--曾三省 張文汲　　韜鈐永著---------滿肇雲

痛失良友----------李秉碩　　痛失良朋---------王澤深

哲人其萎----------鄧強亞　　痛失師友---------何鼎新

哲人其萎----------陳士誠　　兵學留光---梁正中 梁增

碩望長留----陳兆松 劉治金 何漢英 李佈道 何叔銘 易進德 何喬鸞

花　圈

其間以花圈致祭有：張彝鼎、鄭炳庚、周靈鈞、呂國瑞、黃少谷、黃杰、羅友倫、侯騰、馬潤庠、黃珍吾、彭為國、胡耐安、鈕先銘、胡甲裏、梁中銘、梁又銘、吳曼君、馬璧、林秀欒、李立柏、劉安祺、林文奎、陳度、監察院同仁等諸先生，各致獻花圈一個。

金門官兵舉行公祭實況

附篇(二)

《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金門防衛司令部於九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在房次復興臺舉行公祭李高參浴日，由金防部柯副司令官主祭，各高級長官陪祭，與祭者有李高參生前友好及本部官兵四千餘人，靈堂懸置輓聯花圈三十餘件，祭禮在哀樂聲中開始，行禮如儀，繼由柯副司令官報告李高參生前事跡，達兩小時禮成並攝影留念。

祭　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十二日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柯遠芬率領反共救國軍第二總隊全體以鮮花酒醴致祭於李故高參浴日靈前而言曰：

嗚呼！

廉江之濱，嶺西之陽；靈鍾秀挹，毓有賢良；
穎聰鄉慧，齊宇軒昂；斯耶何人，唯君可當；
欽君少壯，志貫宏長；勵修力學，手卷不忘；
博今覽古，精研窮藏；筆參造化，文射光芒；
名膺學士，復渡東洋；新知飽受，迴乎尋常；
傑出人華，錚錚鏘鏘；參贊幕府，擘劃周詳；
兵學闡論，啓事以方；功在黨國，羽化琴堂；
誓師待指，決勝疆場；患難期共，臂助正勷；
曷天不壽，降疴膏肓；形神遽逝，痛爾云亡；
群獠未滅，素願未償；緬懷忠義，益我悲傷；

高山蒼蒼，流水泱泱；勛勞偉績，百世輝煌；
弔君以醴，魂兮來嘗；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輓　聯

兵學導師　　劉玉章敬輓

著述等身 君爾應無遺憾

兵書報國 吾儕卻失典型　　柯遠芬敬輓

痛失良材　　張晴光敬輓

高風亮節　　陳仲泉耿承漢敬輓

文章千古 道德千古

孔子一人 武侯一人　　陳其忠劉開奇敬輓

虎帳談兵 不讓武侯一世

勛勞偉著 永留丹史千秋　　零五九零部隊政治部全體同仁敬輓

著述等身 千古兵壇傳絕學

賢者避世 一江秋雨弔先生　　張鳴岡敬輓

別幾何時那知塞雁西風三略文章傳絕筆

情有難已猶憶浯江夜雨一燈客舘共談兵　　馮靜仁敬輓

武可治兵 文可濟世

國失良將 我失知音　　于潔清敬輓

為兵者師 為人者傑 虎帳琴堂 頻年著偉績

化天之神 化地之靈 高山流水 和處仰遺容　　湯良科敬輓

永垂不朽　　羅錦清敬輓

典型宛在　　廖朝發敬輓